

金史

二二



列傳第二十五

金史八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左柱國錄軍國軍事尚書右丞相監修

國史領經事都總管臣脫脫奉

勅修

紇石烈志寧

僕散忠義

徒單合喜

紇石烈志寧本名撒曷輦上京胡塔安人自五代祖太尉韓赤以來與國家世為甥舅父撒八海陵時賜名懷忠為泰州路顏河世襲謀克轉猛安嘗為東平尹開遠軍節度使志寧沉毅有大略娶梁王宗弼女永安縣主宗弼於諸壻中最愛之皇統間為護衛海陵以為右宣徽使出為汾

陽軍節度使入爲兵部尚書改左宣徽使都點檢遷樞密副使開封尹契丹撒八反樞密使僕散忽土北京留守蕭曠西京留守蕭懷忠皆以征討無功坐誅於是志寧爲西北面副統與都統白彥敬以北京臨潢泰州三路軍討之志寧至北京而海陵伐宋已渡淮彥敬志寧聞世宗有異志乃陰結會寧尹完顏蒲速賚利涉軍節度使獨吉義將攻之而世宗已即位使石抹移迭移剌曷補來招彥敬志寧殺其使者九人世宗使完顏謀衍來伐衆不肯戰乃與彥敬俱降世宗問曰正隆暴虐人望旣絕朕以太祖之孫即大位汝殺我使者又不能爲正隆死節恐爲人所圖然

後來降朕今殺汝等將何辭彥敬未有以對志寧前奏曰  
臣等受正隆厚恩所以不降罪當萬死上曰汝輩初心亦  
可謂忠於所事自今事朕宜勉忠節世宗使扎八招窩斡  
扎八乃勸之遂稱帝世宗使右副元帥完顏謀衍征之志  
寧以臨海節度使都統右翼軍窩斡敗于長灤西走志寧  
追及于霧霖河賊已先渡依岸爲陣毀橋岸以爲阻志寧  
與賊夾河爲疑兵與萬戶夾谷清臣徒單海羅於下流涉  
渡已渡前有支港岸斗絕其中泥濘乃東柳填藉士卒畢  
濟行數里得平地將士方食賊奄至賊據南岡三馳下志  
寧陣陣堅力戰流矢中左臂戰自若賊據上風縱火乘煙

勢馳擊志寧步軍繼至轉戰十餘合火益熾風煙突人不可當會雨作風煙乃熄遂奮擊大破之於是元帥謀衍右監軍福壽不急擊賊久無功右丞僕散忠義請自討賊而志寧擊賊有功上以忠義代謀衍志寧代福壽封定國公使蒲察通至軍中宣諭之賊略懿州界陷靈山同昌慶和三縣睥睨北京會土河水漲賊不得渡乃西趨三韓縣志寧方追躡之元帥忠義與賊遇于花道軍頗失利賊見志寧踵其後不敢乘勝遂西走是時大軍馬瘦弱不堪追襲諸將欲止軍勿追志寧獲賊候人知賊自選精銳與老小輜重分道期山後會集可擊其輜重忠義以爲然遂過移

馬嶺進及裊嶺西陷泉賊見左翼據南岡爲陣不敢犯右翼萬戶烏延查刺擊賊少却志寧與夾谷清臣等擊之賊衆大敗涉水走窩斡母徐輦舉營由落括岡西去志寧追及之盡獲其輜重俘五萬餘人雜畜不可勝計僞節度使六及其部族皆降窩斡走奚中至七渡河志寧復敗之賊過渾嶺入于奚中志寧獲賊將稍合住釋弗殺許以官賞縱之歸約以捕窩斡自効稍合住旣去見窩斡祕不言見獲事乃反間奚人于窩斡曰陷泉失利奚人有貳志不可不察當是時窩斡屢敗其下亦各有心稍合住乃與賊帥神獨斡執窩斡詣右都監完顏思敬降志寧與萬戶清臣

宗寧速哥等追捕餘黨至燕子城盡得所畜善馬因至抹拔里達之地悉獲之逆黨既平入朝爲左副元帥賜以玉帶經略宋事駐軍睢陽都元帥忠義居南京節制諸軍宋將黃觀察據蔡州楊思據潁昌志寧使完顏王祥復取蔡州黃觀察遜去完顏襄攻潁州拔之獲楊思乃移牒宋樞密使張浚使依皇統以來舊式浚復書曰謹遣使者至麾下議之是時宋得窩斡黨人括里扎八用其謀攻靈璧虹縣都統奚撻不也叛入于宋遂陷宿州括里等謀曰北人恃騎射戰勝攻取今夏月久雨膠解弓不可用故李世輔與之來攻宿州歸德尹木甲撤速宿州防禦使烏林荅刺

撒萬戶溫迪罕速可裴滿婁室不守約束不肯堅壁俟大軍輒出與戰由是軍敗城陷刺撒嘗遣人入宋界貿易交通李世輔受其賂遺久之事覺伏誅謀克賽一坐故知不舉除名撻不也母幹里懶緣坐當死上曰撻不也背國棄母殺之何益朕閔其老遂原其死詔撒速刺撒速可婁室各杖有差撒速刺撒仍解職世輔自以爲得志日與括里扎八置酒高會志寧以精兵萬人發自睢陽趨宿州中使來督軍志寧附奏曰此役不煩聖慮臣但恐世輔遜去耳世輔聞志寧軍止萬人甚易之曰當令十人執一人也括里等問候人所見上將旗幟知是志寧謂世輔曰此撒合



輦監軍也軍至萬人慎毋輕之五月二十日志寧將至宿州乃令從軍盡執旗幟駐州西爲疑兵三猛安兵駐州南志寧自以大軍駐州東南阨其歸路世輔望見州西兵旌旗蔽野果謂大軍在州西而謂東南兵少不足慮先擊之以步騎數萬皆執盾背城爲陣外以行馬捍之使別將將兵三千出自東門欲自陣後攻志寧軍萬戶蒲查擊敗之右翼萬戶夾谷清臣爲前行撤毀行馬短兵接戰世輔軍亂諸將乘之追殺至城下是夕世輔盡按敗將將斬之其統制常吉懼而來奔盡得城中虛實明日世輔悉兵出戰騎兵居前志寧使夾谷清臣當之世輔別將以五六千騎

爲一隊與清臣遇清臣踵擊之宋將不能反旆志寧麾諸  
軍力戰世輔復大敗走者自相蹈藉僵尸相枕爭城門而  
入門填塞人人自阻遂緣城而上我軍自濠外射之往往  
墮死於隍間殺騎士萬五千步卒三萬餘人世輔乘夜脫  
走明日夾谷清臣張師忠追及世輔斬首四千餘赴水死  
者不可勝計獲甲三萬他兵仗甚衆上以御服金線袍玉  
吐鶻賓鐵佩刀使移刺道就軍中賜之凡有功將士猛安  
謀克並如陝西遷賞蒲輦進官三階重綵三端絹六匹旗  
鼓笛手吏人各賜錢十貫詔志寧曰卿雖年少前征契丹  
戰功居最今復破大敵朕甚嘉之宋人議和不能決都元

帥僕散忠義移軍泰和志寧移軍臨渙遂渡淮徒單克寧  
取盱眙濠廬和滁等州宋人懼乃決意請和使者六七往  
反議遂定宋世為姪國約歲幣二十萬兩匹魏杞奉誓書  
入見復通好志寧還軍睢陽上以御服玉佩刀通犀御帶  
賜之詔曰靈壁虹縣宿州兵士死者朕寔閔焉宜歸葬鄉  
里官為齎送人賻錢三十貫鳳翔尹孛朮魯定方以下猛  
安謀克官為致祭定方賻銀五百兩重綵二十端猛安三  
百貫謀克二百貫蒲里衍一百貫權猛安二百貫權謀克  
一百五十貫權蒲里衍七十貫五年三月忠義朝京師志  
寧駐軍南京五月志寧召至京師拜平章政事左副元帥

如故志寧復還軍賜玉束帶上曰卿壯年能立功如此朕甚嘉之南服雖定日月尚淺須卿一往規畫六年二月志寧還京師拜樞密使七年十一月八日皇太子生日宴羣臣於東宮志寧奉觴上壽上悅顧謂太子曰天下無事吾父子今日相樂皆此人力也使太子取御前玉大杓酌酒上手飲志寧即以玉杓及黃金五百兩賜之以第十四女下稼志寧子諸神奴八年十月進幣宴百官于慶和殿皇女以婦禮謁見志寧夫婦坐而受之歡飲終日夜久乃罷九年拜右丞相十一年代宗叙北征旣還遣使者迎勞賜以弓矢玉吐鶻入見上慰勞良久是日封廣平郡王復遣

使就第慰勞之皇太子生日宴羣臣於東宮以玉帶賜志寧上曰此梁王宗弼所服者故以賜卿郊祀覃恩從征護衛皆有賜進封金源郡王十二年志寧有疾中使看問日三四輩疾亟賜金丹三十粒詔曰此丹未嘗以賜人也使者至志寧已不能言但稽首而已是歲薨上輟朝臨其喪行哭而入哀動左右將葬上致祭見陳甲柩前復慟哭之賻銀千五百兩重綵五十端絹五百匹葬事祠堂皆從官給謚武定十五年圖像衍慶宮志寧妻永安縣主妬甚嘗殺孕妾及志寧薨後諸神奴兄弟皆病亡世宗甚惜之遣使諭永安縣主曰丞相有大功三先朝舊臣惟秦宋二王

功大餘不及也今養其孽子當如親子視之二十二年上  
問宰臣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孰愈尚書左丞襄奏曰忠  
義兵權精緻此其所長也上曰不然志寧臨敵身先士卒  
勇敢之氣自太師梁王未有如此人者也明昌五年配享  
世宗廟廷

僕散忠義本名烏者上京拔廬古河人宣獻皇后姪元妃  
之兄也高祖幹魯補魯祖班覩祖胡闌父背魯國初世襲  
謀克婆速路統軍使致仕忠義魁偉長髯喜談兵有大略  
年十六領本謀克兵從宗輔定陝西行間射中宋大將宋  
兵遂潰由是知名帥府錄其功承制署爲謀克宗弼再取

河南表薦忠義爲猛安攻冀州先登攻大名府以本部兵力戰破其軍十餘萬賞以奴婢馬牛金銀重綵從宗弼渡淮攻壽廬等州宗弼稱之曰此子勇略過人將帥之器也賞馬五匹牛一百五十頭羊五百口領親軍萬戶超寧遠大將軍承其父世襲謀克皇統四年除博州防禦使公餘學女直字及古筭法閱月盡能通之在郡不事田獵燕游以職業爲務郡中翕然稱治忽一夕陰晦囚徒謀爲反獄倉猝間將校皆惶駭失措忠義從容但使守吏搥鼓鳴角囚徒以爲天且曉不敢出自就桎梏及考郡民詣闕願留詔從之八年改同知真定尹兼河北西路兵馬都總管

遷西北路招討使入爲兵部尚書僕散忽土嘗與海陵篡立恃勢陵傲同列忠義因會飲衆辱之海陵不悅出爲震武軍節度使火山賊李鐵槍乘暑來攻忠義單衣從一騎迎擊之射殺數人賊乃退改臨洮尹兼熙秦路兵馬都總管海陵召至京師謂之曰洮河地接吐蕃木波異時剽害良民州縣不能制汝宿將故以命汝賜條服玉具佩刀閱再考徙平陽尹再徙濟南尹以本官爲漢南路行營副統制伐宋克通化軍世宗立海陵死揚州罷兵入朝京師拜尚書右丞移刺窩斡僭號兵久不決右副元帥完顏謀衍旣敗之于霧霖河乃擁衆貪鹵掠不追討而縱其子斜哥



暴橫軍中士卒不用命賊得水草善地官軍踵其遺餘水草乏馬益弱賊軼出山西久無功忠義請曰契丹小寇不時殄滅致煩聖慮臣聞主憂臣辱願効死力除之世宗大悅即召還謀衍勒歸斜哥本貫拜忠義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帥封榮國公賜以御府貂裘賓鐵吐鶻弓矢大刀具裝對馬及安山鐵甲金牌詔曰軍中將士有犯連職之外並以軍法從事有功者依格遷賞詔諸將士曰兵久駐邊陲蠹費財用百姓不得休息今以右丞忠義爲平章政事右副元帥宜同心勦力無或弛慢忠義至軍賊陷靈山同昌惠和等縣陣而西行忠義追之及于花道宗亨爲左翼宗

叙爲右翼與賊夾河而陣賊渡河先攻左翼偏敗右翼救  
之賊引去窩幹乃以精銳自隨以羸兵護其母妻輜重由  
別道西走期於山後會集追復及于梟嶺西陷泉與賊遇  
時昏霧四塞跬步莫覩物色忠義禱曰狂寇肆暴殺戮無  
辜天不助惡當爲開霽莫已昏霧廓然及戰忠義左據南  
岡爲偃月陣右迤而北大敗之獲其弟梟俘生口三十萬  
獲雜畜十餘萬車帳金珍以鉅萬計悉分諸軍賊走趨奚  
地遣將追躡至七渡河又敗之旣踰渾嶺復進軍襲之望  
風奔潰遁入奚中降者相屬於路詔忠義曰卿材能素著  
果能大破賊衆朕甚嘉之今遣勞卿如朕親往賜卿御衣

及骨睹犀具佩刀通犀帶等就以俘獲均散軍士窩斡既敗遂入于奚中高忠建敗奚于栲栳山移刺道取抹白諸奚之家抹白奚乃降窩斡勢益弱紇石烈志寧獲賊將稍合住縱之使歸約以捕窩斡自贖仍許以官賞稍合住與其黨執窩斡詣完顏思敬降契丹平忠義朝京師拜尚書右丞相改封沂國公以玉帶賜之自海陵遇弒大軍北還而窩斡鴟張命將徂征及窩斡敗其黨括里扎八奔入于宋宋人用其謀侵掠邊鄙攻取泗壽唐海州於是宋主傳位于宗室子昚是為宋孝宗雖嘗遣使來而欲用敵國禮世宗以紇石烈志寧經略宋事制詔忠義以丞相揔戎事

居南京節制諸將時大定二年也忠義將行陛辭上諭之  
曰彼若歸侵疆貢禮如故則可罷兵既至南京簡閱士卒  
分屯要害戒諸將嚴守備使左副元帥志寧移牒宋樞密  
使張浚其略曰可還所侵本朝內地各守自來畫定疆界  
凡事一依皇統以來舊約帥府亦當解嚴如必欲抗衡請  
會兵相見宋宣撫使張浚復書志寧曰疆場之一彼一此  
兵家之或勝或負何常之有當置勿道謹遣官寮敬造塵  
下議之是時已復泗壽鄧州請隳其城遷其民于宿亳蔡  
州上曰三州本吾土也得之則已忠義使將士擇善水草  
休息且牧馬俟來歲取淮南初世宗詔諸將由泗壽唐鄧

三道進發宋人聞之即自方城葉縣以來田野皆燒夷之使無所芻牧忠義命唐鄧道軍芻牧許汝間三年忠義入奏事遂以丞相兼都元帥無何還軍中忠義與宋相持日久慮夏久雨弓力易減宋或乘時見攻豫選勁弓萬張於別庫及自汴赴闕議事次濬州宋將李世輔果掩取靈璧虹縣遂陷宿州忠義使人還汴發所貯勁弓給志寧軍與宋人戰遂大捷竟復宿州忠義還以書責宋宋同知樞密院事洪遵計議官盧仲賢遣使二輩持與志寧書及手狀歸海泗唐鄧州所侵地約爲叔姪國報書期十一月使入境宋又使人來言禮物未備請俟十二月行成忠義以其

事馳奏請定書式且言宋書如式則許其入界如其不然  
勢須遣還本國復稟其主若是往復動經七八十日恐誤  
軍馬進取世宗以詔諭之曰若宋人歸疆歲幣如昔可免  
奉表稱臣許世爲姪國忠義乃貽書宋人前後凡七宋人  
他託未從忠義移大軍壓淮境遣志寧率偏師渡淮取盱  
眙濠廬和滁等州宋人懼而世宗意天下厭苦兵革思與  
百姓休息詔忠義度宜以行四年正月忠義使右監軍宗  
叙入奏將近暑月乞俟秋涼進發詔從之宋使胡昉以右  
僕射湯思退書來宋稱姪國不肯加世字忠義執昉留軍  
中答其書使使以聞詔曰行人何罪遣胡昉還國邊事從

宜措畫八月詔忠義曰前請俟秋涼進發今已八月復俟何時先是忠義乞增金銀牌上曰太師梁王兼數職未嘗增也至是增都元帥金牌一銀牌二十左右副元帥金牌各一銀牌各十左右監軍金牌各一銀牌各六左右都監金牌各一銀牌各四三路都統府銀牌各二乃定南界官貧百姓歸附遷賞格元帥府獲宋謀人符忠忠前嘗至中都大興府官詰問忠執文據及與泗州防禦判官張德亨知識由是獲免厚謝德亨德亨受之忠具款服乃奏其事于朝於是大興少尹王全解職德亨除名和議始于張浚中更洪遵湯思退及徒單克寧敗宋魏勝于十八里莊取

楚州世宗下詔進師於是宋知樞密院周葵同知樞密院  
事王之望書一一如約和議始定宋遣試禮部尚書魏杞  
崇信軍承宣使康潛充通問國信使取到宋主國書式并  
國書副本宋世爲姪國約歲幣爲二十萬兩匹國書仍書  
名再拜不稱大字大定五年正月魏杞康潛入見其書曰  
姪宋皇帝睿謹再拜致書于叔大金聖明仁孝皇帝闕下  
魏杞還復書叔大金皇帝不名不書謹再拜但曰致書于  
姪宋皇帝不用尊號不稱闕下和好已定罷兵詔天下以  
左副都點檢完顏仲爲報問國信使太子詹事楊伯雄副  
之忠義奏官軍一十七萬三千三百餘人留馬步軍一十



一萬六千二百屯戍上曰今已許宋講好而屯戍尚多可除舊軍外選馬一萬二千阿里喜稱是步軍虞候司軍共選一萬五千及簽軍一萬與舊軍通留六萬富強丁多者摘留貧難者阿里喜官給富者就用其奴其存留馬步軍於河北東西大名府速頻胡里改會寧咸平府濟州東京曷速館等路軍內約量揀取其西南西北招討司臨潢府泰州北京婆速曷懶山東東西路並行放還詔近侍局使裴滿子寧佩金牌護衛醜底符寶祗候馳滿回海佩銀牌諭諸路將帥以宋國進到歲幣銀絹二十萬兩匹盡數給與見存留及放散軍充賞曾過界者人給絹二匹銀二兩

不曾過界者銀二兩緡一匹阿里喜緡一匹謀克倍軍人  
猛安倍謀克押軍猛安謀克年老有勞績者量與除授又  
詔曰其令一路全罷者先發遣之賜忠義玉束帶三月詔  
曰如大軍已放還丞相忠義宜先還左副元帥志寧右監  
軍宗叙留駐南京餘官非急用者並勒還任忠義朝京師  
上勞之曰宋國請和偃兵息民皆卿力也拜左丞相兼都  
元帥大定初事多權制詔有司刪定上謂宰臣曰凡已奏  
之事朕嘗再閱卿等毋懷懼朕於大臣豈有不相信者但  
軍國事不敢輕易恐或有誤也忠義對曰臣等豈敢竊意  
陛下但智力不及耳陛下留神萬幾天下之福也大定六

年正月忠義有疾上遣太醫診視賜以御用藥物中使撫問相繼於道是月薨上親臨哭之慟輟朝奠祭賻銀千五百兩重綵五十端絹五百匹世宗將幸西京復臨奠焉命參知政事唐括安禮護喪事凡葬祭從優厚官爲給之大宗正丞竟充勅祭使中都轉運副使王震充勅葬使百官送葬具一品儀物建大將旗鼓送至墳域謚武莊忠義動由禮義謙以接下敬儒士與人極和易侃侃如也善御將士能得其死力及爲宰輔知無不言自漢唐以來外家多緣恩戚以致富貴又多不克其終未有兼任將相功名始終如忠義者十一年詔曰故左丞相忠義族人及昭德皇

后親族人材可用者左副點檢烏古論元忠體察以聞二十一年上思忠義功勒銘墓碑泰和元年圖像衍慶宮配享世宗廟廷子揆別有傳

徒單合喜上京速蘇海水人也父蒲涅世襲猛安合喜魁偉膂力過人一經聞見終身不忘天輔間從金源郡王婁室爲扎也甚愛之天會六年以功爲謀克尋領婁室親管猛安元帥府聞其才命權左翼軍事皇統二年爲隴州防禦使以兵十五人敗宋兵二百於高陵以兵五百人敗宋兵二千於秦州以兵八百人敗宋兵三千五百於鳳翔以二謀克拒饒風關宋兵二千來奪其關口奮擊敗之諸軍

乃得過險遷平涼尹再徙臨洮延安尹是時關陝以西初去兵革百姓多失業合喜守之以靜民多還歸者天德二年爲元帥左都監陝西統軍使貞元二年以本官兼河中尹正隆六年爲西蜀道兵馬都統世宗即位以手詔賜合喜曰岐國失道殺其母后橫虐兄弟流毒兆庶朕惟太祖創業之艱難勉膺大位卿之子弟皆自軍中來歸卿國家舊臣豈不知天道人事卿軍不多未宜深入當領軍屯境上陝右重地非卿無能措畫者俟兵革既定即當召卿宜自勉之大定二年復爲陝西路統軍使未幾改元帥右都監表陳伐宋方略詔許以便宜從事轉左都監破宋兵于

華州是時宋吳璘侵古鎮分據散關和尚原神義口玉女潭大蟲嶺石壁寨寶雞縣兵十餘萬陷河州鎮戎軍合喜乞濟師詔以河南兵萬人益之合喜遣丹州刺史赤蓋胡速魯改以兵四千守德順吳璘以二十萬人圍之統軍都監石抹迭勒將兵萬人破宋兵于河州還過德順駐兵平涼求益兵于合喜以解德順之圍合喜遣萬戶完顏習尼列大良順寧州刺史顏蓋門都各將本部兵合二萬人以順義軍節度使烏延蒲离黑統押之與迭勒會吳璘聞之使偏將將兵五千人來迎前鋒特里失烏也奚王和尚擊敗之追至德順城南小溪邊璘自將大軍蔽岡阜而出烏

也等馳擊之迭勒蒲离黑繼至併力戰日已暮兩軍不相  
辨乃解已而璘報云宋主遣使至兩國講和請各罷兵璘  
遂遁去蒲离黑亦引軍還自宋兵圍城至是凡四十餘日  
乃解初德順在圍中押軍猛安温敦蒲里海身先士卒力  
戰未嘗少挫及救兵至圍解蒲里海之功爲多頃之吳璘  
復來犯陝西州郡兵十餘萬詔以兵七千益合喜兵號二  
萬人慶陽尹烏延蒲轄奴延安尹高景山分領之彰化軍  
節度使璋通遠軍節度使烏延吾里補寧州刺史移刺高  
山奴京兆少尹宗室泥河恩州刺史完顏謀良虎皆備軍  
前任使宋人驅率商虢及華山南山之民五萬人來圍華

州押軍萬戶裴滿接刺欲堅壁守之猛安移刺沙里刺曰  
宋兵雖多半是居民不習戰不如擊之於是接刺以騎兵  
千人敗宋前鋒追至其大軍亦敗斬首五千餘級已而璋  
敗宋姚良輔軍于原州宋戍軍自寶雞以西至于大蟲嶺  
皆自散關遯去頃之吳璘聞赤盞速魯改烏延蒲里黑軍  
已去德順率兵號二十萬復據德順陷鞏州臨洮府臨洮  
少尹紇石烈騷洽死之詔贈官一階賜錢五百貫合喜以  
璋權都統習尼列權副統將兵二萬攻之連戰宋兵雖敗  
璘恃其衆不肯去分其兵之半守秦州合喜乃自行駐水  
洛城東自六盤山西抵石山頭分兵守之當德順秦州之



兩間斷其餉道璘乃引去都統璋副統習尼列邀擊宋經略使荆臯自上八節至甘谷城殺數千人習尼列擒宋將朱永以下將校十二人宋張安撫守德順亦棄城遯速魯改邀擊之所殺過半擒將校十餘人遂復德順州宋之守秦州者亦自退高景山定商虢宗室泥河取環州於是臨洮鞏秦河隴蘭會原洮積石鎮戎德順商虢環華等州府一十六盡復之陝西平詔書獎諭賜以玉帶詔陝西將士猛安階昭毅以下遷兩資昭武以上遷一資謀克階六品以下遷兩資五品以上遷一資押軍猛安階昭武以上者遷一資昭毅以下武義以上遷兩資昭信以下女直人遷

宣武餘人遷奉信無官者女直人授敦信餘人授忠武押  
軍謀克武功以下忠顯以上遷兩資忠勇以下女直人遷  
昭信餘人遷忠顯無官者女直人授忠顯餘人授忠翊正  
軍有官者遷一資無官者授兩資猛安賞銀五十兩重綵  
五端綃十匹權正同之正軍人給錢三十貫阿里喜十貫  
戰沒軍官軍士長行贈官賜錢有差五年置陝西路統軍  
使兼京兆尹元帥府移治河中府統軍使璋朝辭上曰合  
喜年老以陝西軍事委卿凡鎮防利害可訪問合喜也七  
年入爲樞密副使改東京留守賜以衣帶佩刀詔曰卿年  
老以此職優佚宜勉之九年入爲平章政事奏睿宗收復

陝西功數事上嘉納之藏之祕府封定國公十年薨上方擊毬聞訃遂罷有司致祭備禮以葬賻銀一千二百五十兩及重綵幣帛二十一年上念其功遷其孫三合武功將軍授世襲本猛安曷懶若窟申謀克泰和元年配享世宗廟廷

贊曰大定之初兵連於江淮難作於契丹謀術挾功窩斡橫噬有弗戢之畏焉世宗獨斷召還謀術僕散忠義受任責成矣故曰兵主於將將賢則士勇其此之謂邪紇石烈志寧有言受詔征伐則不敢辭為宰相則誠不能如知為相之難固所謂賢也秦隴之兵殆哉岌岌乎徒單合喜料

敵應變若此之審亦難矣哉

列傳第二十五





列傳第二十六

金史八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節書君丞相兼國史領經筵事都總教臣脫脫奉

勅修

紇石烈良弼

完顏守道

本名習宜列

石琚

唐括安禮

移剌道

本名趙三子光祖

紇石烈良弼本名婁室回怕川人也曾祖忽懶祖忒不魯父太宇世襲蒲輦徙宣寧天會中選諸路女直字學生送京師良弼與納合椿年皆童丱俱在選中是時希尹為丞相以事如外郡良弼遇之途中望見之嘆曰吾輩學丞相

文字千里來京師固當一見乃入傳舍求見拜於堂下希  
尹問曰此何兒也良弼自贊曰有司所薦學丞相文字者  
也希尹大喜問所學良弼應對無懼色希尹曰此子他日  
必爲國之令器留之數日年十四爲北京教授學徒常二  
百人時人爲之語曰前有谷神後有婁室其從學者後皆  
成名年十七補尚書省令史簿書過目輒得其隱奧雖大  
文牒口占立成詞理皆到時學希尹之業者稱爲第一除  
吏部主事天德初累官吏部郎中改右司郎中借秘書少  
監爲宋主歲元使是時納合椿年爲參知政事薦良弼才  
出己右用是爲刑部尚書賜今名丁父憂以本官起復海

陵嘗曰左丞相張浩練達事務而頗不實刑部尚書婁室言行端正無所阿諂因謂椿年曰卿可謂舉能矣常人多嫉勝己者卿舉勝於己者賢於人遠矣改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良弼音吐清亮海陵詔諭臣下必令良弼傳旨聞者莫不聳動以故常被召問不踰年拜參知政事進尚書右丞賜佩刀入宮轉左丞海陵伐宋良弼諫不聽以爲右領軍大都督海陵在淮南詔良弼與監軍徒單貞撫定上京遼右旣而諸軍往往道亡北歸而世宗即位于遼陽良弼乃還汴京海陵死世宗就以良弼爲南京留守兼開封尹再兼河南都統召拜尚書右丞世宗謂良弼曰卿



嘗諫正隆伐宋不用卿言以至廢殞當時懷祿偷安之人  
朕皆黜之矣今復用卿凡於國家之事當盡言無復顧忌  
也良弼頓首謝高幹敗于陷泉入奚中詔良弼佩金牌及  
銀牌四往北京招撫奚契丹還拜尚書左丞上言祖宗以  
來未錄功賞者臣考按得凡三十二人宜差第封賞詔曰  
已有五品已上官者聞奏六品以下及無官者尚書省約  
量遷除自是功勞畢賞矣進拜平章政事封宗國公初山  
東兩路猛安謀克與百姓雜居詔良弼度宜易置使與百  
姓異聚與民田互相犬牙者皆以官田對易之自是無復  
爭訴六年十一月皇太子生日上置酒于東宮良弼志寧

同賜酒上曰邊境無事中外晏然將相之力也良弼奏曰臣等不才備位宰相敢不竭犬馬之力上悅進拜右丞相監修國史世宗謂良弼曰海陵時記注皆不完人君善惡爲萬世勸戒記注遺逸後世何觀其令史官旁求書之又曰五從以上宗室在省祇候者才有可用具名聞奏其猥冗不足蒞官者亦聞奏罷去左丞完顏守道奏近都兩猛安父子兄弟往往析居其所得之地不能贍日益困之上以問宰臣良弼對曰必欲父兄聚居宜以所分之地與土民相換易雖暫擾然經久甚便右丞石琚曰百姓各安其業不若依舊便上竟從良弼議太宗實錄成賜良弼金帶

重綵二十端同修國史張景仁曹望之劉仲淵以下賜有  
差世宗與侍臣論古今爲臣孰賢不肖因謂宰相曰皇統  
正隆多殺臣僚往往死非其罪朕委卿等以大政毋違道  
以自陷毋曲從以誤朕惟忠惟孝匡救輔益期致太平良  
弼對曰臣等過蒙嘉惠雖謏薄敢不盡心聖諭諄諄臣等  
不勝萬幸良弼請於權場市馬毋拘牝牡今官馬甚少一  
旦邊境有警乃調於民不亦晚乎上從之八年選侍衛親  
軍世宗聞其中多不能弓矢詔使習射頃之間良弼及平  
章政事思敬曰女真人習射尚未行耶良弼對曰已行之  
矣同知清州防禦事常德暉上書言吏部格法止叙年勞

雖有材能拘滯下位刺史縣令多不得人乞密加訪察然  
後廉問今酒稅使尚選能吏縣令可不擇人才乞以能吏  
當任酒稅使者任親民之職上是其言謂宰相曰朕思庶  
職多不得人中夜而寤或達旦不能寐卿等注意選擇朕  
亦密加體察良弼對曰女直契丹人須是曾習漢人文字  
然後可方今大率多為黨與或稱譽於此或見毀於彼所  
以難也上曰朕所以密令體察也上謂良弼曰猛安謀克  
牛頭稅粟本以備凶年凡水旱之糧處就賑給之進拜左  
丞相監修國史如故良弼為相既久練達朝政上所詢訪  
盡誠開奏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議政多稱上意以母憂去

起復舊職是時夏國王李仁孝乞分國之半以封其臣任得敬上以問群臣群臣多言此外國事從之可也上曰此非是仁孝本心不可從良弼議與上意合既而夏國果誅任得敬上表來謝參知政事宗叙請置沿邊壕塹良弼曰敵國果來伐此豈可禦哉上曰卿言是也高麗國王王暉表讓國於其弟皓上疑之以問宰相良弼良弼策以爲讓國非王暉本心其後趙位寵求以四十州來附其表果言王皓弑其兄暉如良弼策語在高麗傳中世宗罷採訪官謂宰臣曰官吏之善惡何由知之良弼對曰臣等當爲陛下訪察之以進睿宗實錄賜通犀帶重綵二十端是年有

事南郊良弼爲大禮使自收國以來未嘗講行是禮歷代典故又多不同良弼討論損益各合其宜人服其能上與良弼守道論猛安謀克官多年幼不習教訓無長幼之禮曩時鄉里老者輒教導之今鄉里中耆老有能教導者或謂事不在己而不問或非其職而人不從可依漢制置鄉老選廉潔正直可爲師範者使教導之良弼奏曰聖慮及此億兆之福也他日上問曰朕觀前史有在下位而存心國家直言爲民者今無其人何也良弼曰今豈無其人哉蓋以直道而行反被謗毀禍及其身是以不爲也大定十四年歲在甲午大興尹璋爲賀宋正旦使宋人就館奪其

國書詔梁肅詳問衆議紛紛謂凡午年必用兵上以問良弼對曰太祖皇帝以甲午年伐遼太宗皇帝以丙午年克宋今茲宋人奪我國書而適在午年故有此語未必然也既而梁肅至宋宋主起立授受國書如舊儀梁肅既還宋主遣工部尚書張子顏知閤門事劉宍來祈請其書曰言念眇躬夙承大統荷上國照臨之惠尋盟遂閱於十年修兩朝聘問之勤繼好靡忘于一日惟是函書之受當新賓接之儀嘗空臆以屢陳飭行人而再請仰祈眷顧俯賜矜從上與大臣議良弼奏曰宋國免稱臣爲姪免奉表爲書恩賜亦已多矣今又乞免親接國書是無厭也必不可從

平章政事完顏守道參知政事移刺道與良弼議合左丞石琚右丞唐括安禮以爲不從所請必至于用兵上謂琚等曰卿等所言非也所請有大於此者更欲從之乎遂從良弼議荅其書略曰弗循定分之常復有授書之請謂承大統愈見自尊奈何以若所爲尚求其欲矧曰已行之禮靡得而更其授受禮儀終不復改上問宰臣嘗求內外官舉賢能未聞有舉者何也參政魏子平請當舉者每任須舉一人視其當不以爲賞罰上曰宋制薦舉其人犯私罪者舉主雖至宰執亦坐降罰人心有恒者鮮財利怵于前或喪其所守宰臣任大責重豈坐是以爲升黜邪良弼曰



前詔朝官六品以上外官五品以上各舉所知盡申明前詔從之上曰朕欲周知官吏善惡若尋常遣官采訪恐用非其人然則官吏善惡何以知之良弼曰臣等當爲陛下訪察上曰然但勿使名實混淆耳上欲徙窩斡逆黨分散置之遼東良弼奏此輩已經赦宥徙之生怨望上曰此目前利害朕爲子孫後世慮耳良弼曰非臣等所及也於是嘗預亂者徙居烏古里石壘部上問宰臣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民不病飢今一二歲不登而人民乏食何也良弼對曰古者地廣人淳崇尚節儉而又惟農是務故蓄積多而無饑饉之患也今地狹民衆又多棄本

逐末耕之者少食之者衆故一遇凶歲而民已病矣上深然之於是命有司懲戒荒縱不務生業者十七年以疾辭相位不許告滿百日詔賜告遣太醫診視屢使中使問疾良弼在告既久省多滯事上以問宰相參政張汝弼對曰無之上曰豈曰無之自今疑事久不能決者當具以聞十八年表乞致仕歸田里上遣使慰諭之曰卿比以疾在告朕甚憂之今聞卿將往西京養疾彼中風土非老疾所宜京師中倦於人事若就近都佳郡居處待疾少間速令朕知之良弼奏曰臣遭遇聖明濫膺大任夙夜憂懼以至成疾比蒙聖恩數遣使存問賜以醫藥臣之苟活至今皆陛

下之賜也臣豈敢望到鄉里便可愈疾臣去鄉歲久親識多已亡沒惟老臣獨在鄉土之戀誠不能忘臣竊惟自來人臣受知人主無逾臣者臣雖粉骨碎身無以圖報若使一還鄉社得見親舊則死無恨矣上問宰相曰丞相良弼必欲歸鄉里朕以世襲猛安封其子符寶曷荅俛之侍行何如右丞相完顏守道曰不若以猛安授良弼使其子攝事上從之於是授胡論宋葛猛安給丞相俸廉良弼乃致仕歸上謂宰相曰卿等非不盡心但才力不及良弼所以惜其去也其後尚書省奏差除上曰丞相良弼擬注差除未嘗苟與不當得者而薦舉往往得人粘割幹特刺移刺

愷裴滿餘慶皆其所舉至于私門請託絕然無之嘗問良弼每旦暮日色皆赤何也良弼曰旦而色赤應在西高麗當之暮而色赤應在西夏國當之願陛下修德以應天則災變自弭矣既而夏國有任德敬之亂高麗有趙位寵之難其言皆驗云是歲薨年六十上悼惜之遣太府監移刺愷同知西京留守王佐爲勅葬祭奠使賻白金綵幣加等喪葬皆從官給追封金源郡王命翰林待制移刺履勒銘墓碑謚誠敏良弼性聰敏忠正善斷決言論器識出人意表雖起寒素致位宰相朝夕惕惕盡心於國謀慮深遠薦舉人材常若不及居家清儉親舊貧乏者周給之與人交

久而愈敬居位幾二十年以成太平之功號賢相焉大定十五年圖像衍慶宮謚武定明昌五年配饗世宗廟廷

守道本名習尼列以祖谷神功擢應奉翰林文字皇統九年同知盧龍軍節度使事歷獻祁濱薊四州刺史世宗幸中都過薊父老遮道請留再任平章政事移刺元宜舉以自代於是遷昭毅大將軍授左諫議大夫內族晏以恩舊拜左丞相守道諫曰陛下初即位天下略定邊警未息方大有爲之時恐晏非其材必欲親愛莫若厚與之祿俾勿事事乃授以太尉致仕世宗錄扈從將士之勞欲行賞賚而帑藏空竭議貸民財以與之守道曰人罹虐政方喜更

生今仁恩未及而徵歛遽出如羣望何寧出宮中所有無  
取於民遂從其言契丹叛遼東猛安謀克在其境者或附  
從之朝議欲徙之內地守道極陳其不可右副元帥謀衍  
將兵討賊不即擊守道力言於朝詔遣僕散忠義紇石烈  
志寧往代之東方以平大定二年宮中十六位火方事完  
葺時已入夏頗妨民力守道諫而罷未幾改太子詹事兼  
右諫議大夫馳驛規畫山東兩路軍糧及賑民饑守道籍  
大姓戶口限以歲儲使盡輸其贏入官復給其直以是軍  
民皆足拜參知政事兼太子少保守道懇辭世宗諭之曰  
乃祖勲在王室朕亦悉卿忠謹以是擢用無爲多讓時契

丹餘黨未附者尚衆北京臨潢泰州民不安詔守道佩金符往安撫之給羣牧馬千疋以備軍用守道招致契丹骨迭聶合等內附民以寧息還進尚書左丞兼太子少師嘗從獵近郊有虎傷獵夫帝欲親射之守道叩馬極諫而止俄拜平章政事十四年宋人遣使因陳請手接書事左丞石琚等議從其請帝意未決守道等以爲不可許帝卒從之詳在統石烈良弼傳中旣而遷右丞相監修國史復遷左丞相授卅襲謀克二十年修熙宗實錄成帝因謂曰卿祖谷神行事有未當者尚不爲隱見卿直筆也尋請避賢路帝不許進拜太尉尚書令改授尚書左丞相諭之曰丞

相之位不可虛曠須用老成人故復以卿處之卿宜悉此未幾復乞致仕帝曰以卿先朝勲臣之後特委以三公重任自秉政以來效竭忠勤朕甚嘉之今引年求退甚得宰相體然未得代卿者以是難從汝勉之哉二十五年坐擅支東宮諸皇孫食廩奪官一階尋改兼太子太師特錄其子珪襲謀克充符寶祗候章宗爲原王詔習騎鞠守道諫曰哀制中未可帝曰此習武備耳自爲之則不可從朕之命庸何傷乎然亦不可數也二十六年懇求致仕優詔許之特賜宴於慶春殿帝手飲以卮酒錫與甚厚以其子珪侍行又賜次子璋進士第明昌四年卒年七十四上聞之



震悼遣其弟點檢司判官蒲帶致祭賻銀千兩重綵五十  
端綃五百疋太常議謚曰簡憲上改曰簡靖蓋重其能全  
終始云

石琚字子美定州人沉厚好學父臯補郡吏廉潔自將稱  
爲長者從魯王闞母攻青州州人堅守不降闞母怒之及  
城破命臯計州民之數將使諸軍分掠有之臯緩其事闞  
母讓之臯曰大王將爲朝廷撫定郡縣當使百姓按堵無  
或侵苦之若取城邑而殘其民則未下者必死守以拒我  
臯之稽緩安敢逃罪闞母感悟乃下令曰敢有犯州人者  
以軍法論指其坐謂臯曰汝之子孫必有居此坐者臯隨

守定州唐縣人王八謀爲亂書其縣人姓名于籍無慮數千人其黨持其籍詣州發之臯主鞫治是時冬月臯抱籍上廳事佯爲頓仆覆其籍爐火中盡焚之不可復得其姓名止坐爲首者餘皆得釋琚生七歲讀書過目卽成誦旣長博通經史工詞章天眷二年中進士第一再調弘政邢臺縣令邢守貪暴屬縣掎取民財以奉所欲琚獨一物無所與旣而守以贓敗他令佐皆坐累琚以廉辦改秀容令復擢行臺禮部主事召爲左司都事累遷吏部郎中貞元三年以父喪去官尋起復爲本部侍郎世宗舊聞其名大定二年擢左諫議大夫侍郎如故奉命詳定制度琚上疏

六事大槩言正紀綱明賞罰近忠直遠邪佞省不急之務  
罷無名之役上嘉納之遷吏部尚書琚自貲外郎至尚書  
未嘗去吏部且十年典選久凡宋齊換授官格南北通注  
銓法能僂指而次第之當時號爲詳明頃之拜參知政事  
琚辭讓再三上曰卿之材望無不可者何以辭爲右丞蘇  
保衡監護十六位工役詔共典其事給銀牌二十四許從  
宜規畫上謂琚曰此役不欲煩民丁匠皆給雇直毋使貧  
吏賡緣爲姦利以興民怨卿等勉力稱朕意焉徒單合喜  
定陝西琚請曲赦秦隴以安百姓上從之丁母憂尋起復  
進拜尚書右丞天長觀災詔有司營繕有司闢民居以廣

大之費錢三十萬貫蔚州采地蕈役數百千人琚奏之上  
曰自今凡稱御前者皆稟奏琚與孟浩對曰聖訓及此百  
姓之福也是時議禁網捕狐兔等野物累計其獲或至徒  
罪琚奏曰捕禽獸而罪至徒恐非陛下意杖而釋之可也  
上曰然久之進拜左丞兼太子少師上問宰相古有居下  
位能憂國爲民直言無忌者今何以無之琚對曰是豈無  
之但未得上達耳上曰宜盡心采擢之世宗將行郊祀議  
配享琚曰配者侑神作主也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推祖  
考以配天同尊之也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漢魏晉皆  
以一帝配之唐高宗始以高祖太宗崇配垂拱初以高祖

太宗高宗並配玄宗開元十一年罷同配之禮以高祖配  
宋太宗時以宣祖太祖配真宗時以太祖太宗配仁宗時  
有司請以三帝並侑遂以太祖太宗真宗並配其後禮院  
議對越天地神無二主當以太祖配此唐宋變古以三帝  
配天終竟依古以一祖配也將來親郊合依古禮以一祖  
配之上曰唐宋不足爲法止當奉太祖皇帝配之琚嘗請  
命太子習政事或譖之曰琚希恩東宮世宗察其無他以  
此言告之琚對曰臣本孤生蒙陛下拔擢備位執政兼師  
保之任臣愚以爲太子天下之本當使知民事遂言及之  
因乞解少師十年二月祭社有司奏請御署祝版上問琚

曰當署乎琚曰故事有之上曰祭祀典禮鄉等慎之無使後世譏誚熙宗尊謚太祖宇文虛中定禮儀以常朝服行事當時朕雖童稚猶覺其非琚曰祭祀大事也非故事不敢行上謂琚曰女直人往往徑居要達不知間閭疾苦卿嘗爲丞簿民間何事不知凡利害極陳之上與宰臣議鑄錢或以鑄錢工費數倍欲采金銀坑冶上曰山澤之利可以與民惟錢幣不當私鑄若財貨流布四方與在官何異琚進曰臣聞天子之富藏於天下正如泉源欲其流通耳上問琚曰古亦有百姓鑄錢者乎對曰使百姓自鑄則小人圖厚利錢愈薄惡古所以禁也時民間往往造作妖言

相爲黨與謀不軌事覺伏誅上問宰臣曰南方尚多反側何也琚對曰南方無賴之徒假託釋道以妖幻惑人愚民無知遂至犯法上曰如僧智究是也此輩不足卹但軍士討捕利取民財害及良民不若杜之以漸也智究大名府僧同寺僧苑智義與智究言蓮華經中載五濁惡世佛出魏地心經有夢想究竟涅槃之語汝法名智究正應經文先師箴瓶和尚知汝有是福分亦作頌子付汝智究信其言遂謀作亂歷大名東平州郡假託抄化誘惑愚民潛結姦黨議以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先取兗州會徒嶧山以應天時三字爲號分取東平諸州府及期嚮夜使逆黨胡

智愛等劫旁近軍寨掠取甲仗軍士擊敗之會傳戩劉宣亦於陽穀東平上變皆伏誅連坐者四百五十餘人宗室子或不勝任官事世宗欲授散官量與廩祿以贍足之以問宰臣曰於前代何如琚對曰堯親九族周家內睦九族皆帝王盛事也琚之將順多此類十三年上表乞致仕十六年再表乞致仕皆不許叅知政事唐括安禮忤上意出爲橫海軍節度使數年不復召琚對便殿從容進曰唐括安禮忠直久在外官世宗深然之遂自南京留守召爲尚書右丞琚嘗舉室紹先以爲右司員外郎紹先中風暴卒上甚惜之謂琚曰卿之所舉也感歎者再三十七年拜平



章政事封莘國公明年拜右丞相修起居注移刺傑上書  
言朝奏屏人議事史官亦不與聞無由紀錄上以問宰相  
琚與右丞唐括安禮對曰古者史官天子言動必書以儆  
戒人君庶幾有畏也周成王翦桐葉爲圭戲封叔虞史佚  
曰天子不可戲言言則史書之以此知人君言動史官皆  
得記錄不可避也上曰朕觀貞觀政要唐太宗與臣下議  
論始議如何後竟如何此政史臣在側記而書之耳若恐  
漏泄幾事則擇慎密者任之朝奏屏人議事記注官不避  
自此始以年老衰病固辭上曰朕知卿年老勉爲朕留俟  
一二年朕將思之上謂宰臣曰朕爲天子未嘗敢專行獨

斷每事徧問卿等可行則行之不可則止也琚與平章政事唐括安禮奏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陛下行之天下幸甚居一年復表致仕乃許詔以一孫為閣門祗候即命駕歸鄉里久之世宗謂宰臣知人最為難事近來左選多不得人惟石琚為相時往往舉能其官左丞移刺道參政粘割幹特刺舉右選頗得之朕常以不能徧識人材為不足此宰相事也左右近侍雖常有言朕未敢輕信又曰近日刺史縣令多闕負當擇幹濟者除之資級不到庸何傷又曰惟石琚最為知人唐括鼎為定武軍節度使上謂鼎曰久不見石琚精力比舊何如汝到官往視之顯宗亦思之

因珣生日寄詩以見意二十二年以疾薨于家年七十二  
謚文憲泰和元年圖像衍慶宮配享世宗廟庭

唐括安禮本名幹魯古字子敬好學通經史工詞章知爲  
政大體貞元中累官臨海軍節度使入爲翰林侍讀學士  
改濬州防禦使彰化軍節度使大定初遷益都尹召爲大  
興尹上曰京師好訛言府中姦吏爲民患卿雖年少有治  
才去其宿敝毋爲因仍察廉入第一等進階榮祿大夫七  
年五月大興府獄空詔錫宴勞之凡州郡有獄空者皆賜  
錢爲錫宴費大興府錫宴錢三百貫其餘有差久之拜參  
知政事罷爲橫海軍節度使歷河間尹南京留守以喪去

官起復尚書右丞詔曰南路女直戶頗有貧者漢戶租佃  
田土所得無幾費用不給不習騎射不任軍旅凡成丁者  
簽入軍籍月給錢米山東路沿邊安置其議以聞浹旬上  
問曰宰臣議山東猛安貧戶如之何奏曰未也乃問安禮  
曰於卿意如何對曰猛安人與漢戶今皆一家彼耕此種  
皆是國人即日簽軍恐妨農作上責安禮曰朕謂卿有知  
識每事專恊漢人若無事之際可務農作度宋人之意且  
起爭端國家有事農作奚暇卿習漢字讀詩書姑置此以  
講本朝之法前日宰臣皆女直拜卿獨漢人拜是邪非邪  
所謂一家者皆一類也女直漢人其實則二朕即位東京

契丹漢人皆不往惟女直人偕來此可謂一類乎又曰朕夙夜思念使太祖皇帝功業不墜傳及萬世女直人物力不困卿等悉之因以有益貧窮猛安人數事詔左司郎中粘割幹特刺使書之百官集議于尚書省十七年詔遣監察御史完顏覲古速行邊從行契丹押刺四人授刺招得雅魯幹列阿自邊亡歸大石上聞之詔曰大石在夏國西北昔窩幹爲亂契丹等響應朕釋其罪俾復舊業遣使安輯之反側之心猶未已若大石使人間誘必生邊患遣使徙之俾與女直人雜居男婚女聘漸化成俗長久之策也於是遣同簽樞密院事紇石烈奧也吏部郎中裴滿餘慶

翰林修撰移刺傑徙西北路契丹人嘗預窩斡亂者上京  
濟利等路安置以兵部郎中移刺子元爲西北路招討都  
監詔子元曰卿可省諭徙上京濟州契丹人彼地土肥饒  
可以生殖與女直人相爲婚姻亦汝等久安之計也卿與  
奧也同催發徙之仍遣猛安一員以兵護送而東所經道  
路勿令與群牧相近脫或有變即便討滅俟其過嶺卿即  
還鎮上已遣奧也子元等謂宰臣曰海陵時契丹人尤被  
信任終爲叛亂群牧使鶴壽駙馬都尉賽一昭武大將軍  
朮魯古金吾衛上將軍蒲都皆被害賽一等皆功臣之後  
在官時未嘗與契丹有怨彼之野心亦足見也安禮對曰

聖主溥愛天下子育萬國不宜有分別上曰朕非有分別但善善惡惡所以爲治異時或有邊釁契丹豈肯與我心也哉他日上又曰薦舉大臣之職外官五品猶得舉人宰相無所舉何也安禮對曰孔子稱才難賢人君子世不多有陛下必欲得人當廣取士之路區別器使之斯得人矣上曰除授格法不倫奉職皆闕閱子孫朕所知識有資考出身月日親軍不以門第收補無廕者不至武義不得出職但以女直人有超遷官資故出職反在奉職上天下一家獨女直有超遷格何也安禮對曰祖宗以來立此格恐難輒改轉左丞與右丞滿察通同日拜上謂之曰朕今

年五十有五若過六十必倦於政事宜及朕之康彊凡女直猛安謀克當修舉政事改定法令宗族中鮮有及朕之壽者朕頗習女直舊風子孫豈能知之况政事乎卿等宜悉此意上又曰大理寺事多留滯宰執不督責之何也安禮對曰案牘疑難者舊例給限上曰舊例是邪非邪今不究其事輒給以限邪參政移刺道曰臣在大理時未嘗有滯事上曰卿在大理無滯事爲宰執而不能檢治何也道無以對而退上問宰臣曰御史臺官亦與親知往來否皆曰往來殊少上曰臺官當盡絕人事諫官記注官與聞議論亦不可與人游從安禮對曰親知之間恐不可盡絕也



上曰職任如是何恤人之言進拜平章政事封芮國公授世襲謀克上諭安禮前代史書詳備今祖宗實錄太簡略對曰前代史皆成書有帝紀列傳他日修史時亦有帝紀列傳其詳自見于列傳也安禮嘗議科目言于上曰臣觀近日士人不以策論爲意今若詩賦策論各場考試文理俱優者爲中選以時務策觀其器識庶得人也上曰卿等議之上謂宰臣曰賞有功不可緩緩賞無以勸善安禮對曰古所謂賞不踰時者正謂此也二十一年拜右丞相進封申國公固辭曰臣備位宰相無補於國家夙夜憂懼惟恐得罪上負陛下下負百姓臣實不敢受丞相位惟陛下

擇賢於臣者用之上曰朕知卿正直與左丞相習顯無異且練習政事無出卿之右者其母多讓安禮頓首謝是歲薨泰和元年配享世宗廟廷

移刺道本名趙三其先乙室部人也初徙咸平爲人寬厚有大志以薦孝著名通女直契丹漢字皇統初補刑部令史轉尚書省令史再遷大理司直丁母憂起復遷戶部員外郎正隆三年徙臨潢咸平路畢沙河等三猛安屯戍幹盧速還奏海陵謂侍臣曰道骨相異常他日必登公輔明年遷本部郎中海陵伐宋爲都督府長史海陵死師還無復紀律士卒掠淮南百姓苦之有男女二百餘人自願與

道爲奴道受之至淮俟諸軍畢濟乃悉遣還大定二年復爲戶部郎中與梁鈇安撫山東招諭盜賊民或避盜避役者並令歸業不問罪名輕重皆原之軍人不得並緣虜掠僕散忠義討窩幹道參謀幕府事賊平元帥府以俘獲生口分給官僚道悉縱遣之還京師入見旣退世宗目送之曰此人有幹才可大用也遷翰林直學士兼修起居注頃之世宗曰道清廉有幹局翰林文雅之職不足以盡其才中都轉運繁劇乃改同知中都路都轉運事詔道送河北山東等路廉察善惡升降官員制敕上曰卿從討契丹不貪俘獲其志可嘉故命卿爲使卿其勉之是歲以廉升者

磁州刺史完顏蒲速列爲北京副留守濰州刺史蒲察蒲  
查爲博州防禦使威州刺史完顏兀荅補爲磁州刺史治  
狀不善下遷者登州刺史大磐爲嵩州刺史同知南京留  
守高德基爲同知北京轉運事衛州防禦使完顏阿鄰爲  
陳州防禦使真定尹徒單拔改爲興平軍節度使安國軍  
節度使唐括重國爲彰化軍節度使仍具功過善惡宣諭  
毋受饋獻遷大理卿五年宋人請和罷兵道往山東閱實  
軍器振贍戍兵妻子再除同知大興尹親軍百人長完顏  
阿思鉢非禁直日帶刀入宮其夜入左藏庫殺都監郭良  
臣盜取金珠點檢司執其疑似者八人掠笞三人死五人

者自誣其贓不可得上疑之命道參問道持久其獄既而阿思鉢鬻金事覺伏誅上曰箠楚之下何求不得奈何點檢司不以情求之乎賜掠死者錢人二百貫周其家不死者人五十貫詔自今護衛親軍百人長五十人長非直日不得帶刀入宮遷戶部尚書上曰朕初即位卿為戶部員外郎聞卿孳孳為善進卿郎中果有可稱及貳京尹亦能善治戶部經治國用卿其勉之道頓首謝改西北路招討使賜金帶故事招討使到官諸部皆獻馳馬多至數百道皆却之數月皆復貢職父喪去官起復參知政事初諸部有獄訟招討司例遣胥吏按問往往為姦利道請專設一

官上嘉納之招討司設勘事官自此始上謂宰臣曰比聞大理寺斷獄輒經旬月何邪道奏曰在法決死囚不過七日徒刑五日杖刑三日上曰法有程限而輒違之此官吏之責也嚴戒約以去其弊進尚書右丞乞致仕上曰卿孝於家忠於朕通習法令政事雖踰六十心力未衰未可退也乃除南京留守賜通犀帶上曰河南統軍烏古論思列爲人少戇凡邊事須與卿共議卿以朕意諭思列也入拜平章政事道第臨潼令幼阿補犯罪至死道待罪于家皇太子生日宴于慶和殿上問道何故不在參知政事粘割斡特刺奏曰其弟犯死刑據制不合入內上曰此何傷也

即詔道起視事是時縣令多闕上以問宰相道奏曰散官  
宣武以上借除以充之上曰廉察八品以下已去官者錄  
事丞簿有清幹之譽者縣尉入優等者皆與縣令散官至  
五品無貪汙曠職之名者亦可與之俟縣令不闕即如舊  
制二十三年罷爲咸平尹封莘國公上曰卿數年前嘗乞  
致仕朕不許卿卿今老矣咸平卿故鄉地涼事少老者所  
宜賜通犀帶明日復遣近侍曹淵諭旨曰咸平自窩幹亂  
後民業尚未復舊朕聽卿歸鄉里所以安輯一境也二十  
四年薨上聞之悼惜良久是歲幸上京道過咸平遣使致  
祭賻贈有加詔圖象藏祕府擢其子八狗爲閣門祗候

光祖字仲禮幼名八狗以蔭補閣門祇候調平晉令衛州都巡河內承奉押班累轉東上閣門使兼典客署令大安中改少府少監丁母憂起復儀鸞局使同知宣徽院使事秘書監右宣徽使興定二年十一月詔集百官議所以爲長久之利者光祖等三人議曰募土人假以方面權任俾人自勸各保一方由是公府封建之論興焉語在九公傳三年轉左宣徽使五年卒

贊曰良弼守道琚安禮道皆無聞正隆時及其造治朝佐明主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豈非遇其時邪官序無闕上下相安君享其名臣終其祿可謂盛哉海陵能知移刺道



四百卅  
有公輔之器而不能用故其治績亦待大定而後著焉人  
才之顯晦有係於世道之污隆也尚矣金世內燕惟親王  
公主駙馬得與世宗一日特召琚入諸王以下竊語心蓋  
易之世宗覺之即語之曰使我父子家人輩得安然無事  
而有今日之樂者此人力也乃歷舉近事數十顯著為時  
所知者以曉之皆俯伏謝罪君臣相知如此有不竭忠者  
乎大定末世宗將立元妃為后以問琚琚屏左右曰元妃  
之立本無異辭如東宮搖矣世宗愕然曰何謂也琚曰元妃  
自有子元妃立東宮搖矣世宗悟而止且人主家事人臣  
之所難言者許敬宗以一言幾亡唐祚琚之對其為金謀

者至矣

列傳第二十六





列傳第二十七

金史八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肇國軍事前書君丞相監修 夏領 經院事都總攷臣 脫脫 奉

勅修

蘇保衡

翟永固

魏子平

孟浩

田叔附

梁肅

移刺愷

移刺子敬

蘇保衡字宗尹雲中天成人父京遼進士為西京留守宗翰兵至西京京出降久之京病薦以保衡屬宗翰京死宗翰薦之於朝賜進士出身補太子洗馬調解州軍事判官左監軍撤离喝駐軍陝西辟幕府參議軍事累官同知興

中尹天德間繕治中都張浩舉保衡分督工役改大興少尹督諸陵工役再遷工部尚書海陵治兵伐宋與徐文等造舟於通州海陵獵近郊因至通州視工作兵興保衡爲濶東道水軍都統制率舟師泛海徑趨臨安宋兵來襲敗于海中副統制鄭家死之大定二年召赴中都是時山東盜賊嘯聚契丹攻掠臨潢等州郡百姓困弊詔保衡安撫山東前太子少保高思廉安撫臨潢發倉粟以賑之無衣者賜以幣帛或官粟有闕則收糶以給之無妻室者具姓名以聞還除刑部尚書與工部尚書宗永兵部侍郎完顏余里也往河南山東陝西宣問屯田軍人有曾破大敵及

攻城野戰立功者具姓名以聞或以寡敵衆或與敵相當能先登敗敵者正軍及掾甲阿里喜補官一階猛安謀克以功狀上尚書省曾隨海陵軍至淮上破敵者亦准上遷賞僕散忠義伐宋保衡行戶部於關中兼糾察許以便宜黜守令不法者十餘人邠守傅慎微忤用事者被讒構下獄且死保衡力救之得免入爲太常卿遷禮部尚書拜叅知政事三年宋人請和詔保衡往南京與僕散忠義斟酌事宜行之入奏進右丞四年宋人請和師還保衡朝京師初宮女稱心縱火十六位延燒諸殿上以方用兵國用不足不復營繕及宋和詔保衡監護役事遣少府監張仲愈

取南京宮殿圖本上聞之謂保衡曰追仲愈還民間將謂朕效正隆華侈也六年冬有疾求致仕不許遣敬嗣暉傳詔曰卿以忠直擢居執政齒髮未衰遽以小疾求退善加攝養以俟疾間視事未幾薨年五十五世宗將放鷹近郊聞之乃還爲輟朝賻贈命有司致祭

翟永固字仲堅中都良鄉人太祖與宋約攻遼事成以燕歸宋宋人以經義兼策取士永固中第一授開德府儀曹叅軍金破宋永固北歸中天會六年詞賦科授懷安丞遷望雲令補樞密院令史辟左副元帥宗翰府掾永固家貧求外補宗翰愛其能不許以錢三千貫周之薦於朝攝左

司郎中除定武軍節度副使歷同知清州防禦使入爲工部員外郎以母憂去官起復禮部郎中遷翰林直學士海陵篡立宋國賀正旦使至廣寧海陵使使以廢立事諭宋使遣還之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完顏思恭爲報諭宋使永固爲副且令永固伺察宋人動靜使還改禮部侍郎久之分護燕京宮室役事永固請寫無逸圖於殿壁不納俄遷太常卿考試貞元元年進士出尊祖配天賦題海陵以爲猜度己意召永固問曰賦題不稱朕意我祖在位時祭天拜乎對曰拜海陵曰豈有生則致拜死而同體配食者乎對曰古有之載在典禮海陵曰若桀紂曾行亦欲我行



之乎於是永固張景仁皆杖二十而進士張汝霖賦第八  
韻有曰方今將行郊祀海陵詰之曰汝安知我郊祀乎亦  
杖之三十頃之永固遷禮部尚書賜笏頭毬文金帶改永  
定軍節度使正隆二年例降二品以上官爵永固階光祿  
大夫不降以寵異之遷翰林學士承旨與直學士韓汝嘉  
俱召至內殿問以將親伐宋事永固對曰宋人事本朝無  
釁隙伐之無名縱使可伐亦無煩親征遣將帥可也由是  
大忤海陵意永固即請致仕正隆四年正月丁巳海陵朝  
永壽宮四品以上官賜宴永固至殿門外海陵即以致仕  
宣命授之永固歸卧于家大定二年起拜尚書左丞請依

舊制廉察官吏革正隆守令之汙從之明年表乞致仕詔不許罷爲真定尹賜通犀帶尚書省奏永固自執政爲真定尹其繖蓋當用何制度上曰用執政制度遂著爲令五年懇乞致仕許之六年薨

魏子平字仲均弘州人登進士第調五臺主簿累除爲尚書省令史除大理丞歷左司都事同知中都轉運使事太府監正隆三年爲賀宋主生日副使是時海陵謀伐宋子平使還入見海陵問江左事且曰蘇州與大名孰優子平對曰江湖地卑濕夏服蕉葛猶不堪暑安得與大名比也海陵不悅世宗即位除戶部侍郎大定二年丞相僕散忠

義伐宋置元帥府於南京子平掌餽運給金牌一銀牌六糧道給辦進戶部尚書六年復爲賀宋主生日使上曰使宋無再往者卿昔年供河南軍儲有勞用此優卿耳久之拜叅知政事上問子平曰古者稅什一而民足今百一而民不足何也子平對曰什一取其公田之入今無公田而稅其私田爲法不同古有一易再易之田中田一年荒而不種下田二年荒而不種今乃一切與上田均稅之此民所以困也上又問曰戍卒逋亡物故今按物力高者補之可乎對曰富家子弟駸懦不可用守戍歲時求索無厭家產隨壞若按物力多寡賦之募材勇騎射之士不足則調

兵家子弟補之庶幾官收實用人無失職之患上從之海州捕賊八十餘人賊首海州人其兄今爲宋之軍官上聞之謂宰相曰宋之和好恐不能久其宿泗間漢軍以女直軍代之子平曰誓書稱沿邊州城除自來合設置射糧軍數并巡尉外更不得屯軍守戍上曰此更代之非增戍也上曰前日令內任官六品以上外任五品以上並舉所知未聞有舉之者豈無其才蓋知而不舉也子平曰請令當舉之官每任須舉一人澤州刺史劉德裕祁州刺史斜哥滄州同知訛里也易州同知訛里刺楚丘縣令劉春哥以賊汗抵罪上欲詔示中外丞相守道以爲不可上以問子

平曰卿意何如子平曰臣聞懲一戒百陛下固宜行之上曰然遂降詔焉宋人於襄陽漢江上造舟爲浮梁三南京統軍司聞而奏之上問宰臣曰卿等度之以爲何如子平曰臣聞襄陽薪芻皆於江北取之殆爲此也上曰朕與卿等治天下當治其未然及其有事然後治之則亦晚矣河南統軍使宗叙求入見奏邊事上使修起居注粘割幹特刺就問狀宗叙言得邊報及宋來歸者言宋國調兵募民運糧餉完城郭造戰船浮橋兵馬移屯江北自和議後即罷制置司今復置矣商虢海州皆有姦人出沒此不可不備嘗報樞密院彼視以爲文移故欲入見言之幹特刺召

凡言邊事者詰問皆無實狀行至境上問知襄陽浮橋乃  
樵采之路如子平策還奏詔凡妄說邊關兵事者徒二年  
告人得實賞錢五百貫上問宰臣曰祭宗廟用牛牛盡力  
稼穡有功於人殺之何如子平對曰惟天地宗廟用之所  
以異大祀之禮也十一年罷為南京留守未幾致仕十五  
年起為平陽尹復致仕二十六年薨于家

孟浩字浩然灤州人遼末年登進士第天會三年為樞密  
院令史除平州觀察判官天眷初選入元帥府備任使承  
制除歸德少尹充行臺吏禮部郎中入為戶部員外郎郎  
中韓企先為相拔擢一時賢能皆置機要浩與田穀皆在

尚書省穀爲吏部侍郎浩爲左司員外郎既典選善銓量  
人物分別賢否所引用皆君子而蔡松年曹望之許霖皆  
小人求與穀相結穀薄其爲人拒之松年蔡靖子靖將兵  
不能守燕山終敗宋國穀頗以此譏斥松年初事宗  
弼於行臺省以微巧得宗弼意宗弼當國引爲刑部員外  
郎望之爲尚書省都事霖爲省令史皆怨穀等時時毀短  
之於宗弼凡與穀善者皆指以爲朋黨韓企先疾病宗弼  
往問之是日穀在企先所聞宗弼至知其惡已乃自屏以避  
宗弼曰丞相年老且疾病誰可繼丞相者企先舉穀而宗  
弼先入松年譖言謂企先曰此輩可誅穀聞流汗浹背企

先薨穀出爲橫海軍節度使選人龔夷鑿除名值赦赴吏部銓得預覃恩穀已除橫海部吏以夷鑿白穀穀乃倒用月日署之許霖在省典覃恩行臺省工部員外郎張子周素與穀有怨以事至京師微知夷鑿覃恩事嗾許霖發之詆以專擅朝政詔獄鞠之擬穀與奚毅邢具瞻王植高鳳庭王恂趙益龔夷鑿死其妻子及所往來孟浩等三十四人皆徙海上仍不以赦原天下寃之世宗在熙宗時知田穀黨事皆松年等構成之而浩等三十二人遇天德赦令還鄉里多物故惟浩與穀兄穀王補馮煦王中安在大定二年召見復官爵浩爲侍御史穀爲大理丞補爲工部



貞外郎煦爲兵部主事。中安知火山軍事。而浩尋復爲右司貞外郎。浩篤實遇事。輒言無所隱。上嘉其忠。每對大臣稱之有疾。求外補。除祁州刺史。致仕。歸。七年起爲御史中丞。而浩已年老。世宗以不次用之。再閱月。拜叅知政事。故事無自中丞拜執政者。浩辭曰。不次之恩。非臣所敢當。上曰。卿自刺史致仕。除中丞。國家用人。豈拘階次。卿公正忠勤。雖年高。猶可宣力。數年朕思之久矣。浩頓首謝。世宗勅有司。東宮涼樓。增建殿位。浩諫曰。皇太子義兼臣子。若所居與至尊宮室相伴。恐制度未宜。固宜示以儉德。上曰。善。遂罷其役。因謂太子曰。朕思漢文純儉。心常慕之。汝亦可。

以爲則也未幾皇太子生日上宴羣臣于東宮以大玉杓  
黃金五百兩賜丞相志寧顧謂羣臣曰卿等能立功朕亦  
褒賞如此又曰叅政孟浩公正敢言自中丞爲執政卿等  
能如是朕亦不次用之世宗嘗曰女直本尚純朴今之風  
俗日薄一日朕甚憫焉浩對曰臣四十年前在會寧當  
時風俗與今日不同誠如聖訓上曰卿舊人固知之上謂  
宰臣曰宋前廢帝呼其叔湘東王爲豬王食之以牢納之  
泥中以爲戲笑書于史策所以勸善而懲惡也海陵以近  
習掌記注記注不明當時行事實錄不載衆人共知之者  
求訪書之浩對曰良史直筆君舉必書帝王不自觀史記

注之臣乃得盡其直筆浩復奏曰歷古以來不明賞罰而能治者未之聞也國家賞善罰惡蓋亦多矣而天下莫能知乞自今凡賞功罰罪皆具事狀頒告之使君子知勸以遷善小人知懼以自警從之進尚書右丞兼太子少傅罷爲真定尹上曰卿年雖老精神不衰善治軍民毋遽言退以通犀帶賜之十三年薨田穀自大理丞累官同知中京留守終于利涉軍節度使二十九年章宗詔尚書省曰故吏部侍郎田穀等皆中正之士小人以朋黨陷之由是得罪世宗用孟浩爲右丞當時在者俱已用之亡者未加追復其議以聞張汝霖奏曰穀專權樹黨先朝已正罪名莫

不稱當今追贈官爵恐無懲勸汝霖先朝大臣嘗與顧命  
上初即位不肯輒逆其意謂之曰卿旣以爲不可姑置之  
蓋張浩與蔡松年友善故汝霖猶擠之也汝霖死後章宗  
復詔尚書省曰蓋自田穀黨事之後有官者以爲戒惟務  
苟且習以成風先帝知穀等無罪錄用生存之人有擢至  
宰執者其次有爲節度防禦刺史者其死者猶未追復子  
孫猶在編戶朕甚憫焉惟旌賢顯善無間存沒宜推先帝  
所以褒錄忠直之意並加恩卹以勵風俗據田穀一起人  
除已叙用外但未經任用身死並與復舊官爵其子孫當  
時已有官職以父祖坐黨因而削除者亦與追復應合追

復爵位人等子孫不及廢叙者亦皆量與恩例

梁肅字孟容奉聖州人自幼勤學晝夜讀書往往達旦母  
葛氏常滅燭止之天眷二年擢進士第調平遙縣主簿遷  
望都絳縣令以廉入爲尚書省令史除定海軍節度副使  
改中都警巡使遷山東西路轉運副使營治汴官肅分護  
役事攝大名少尹正隆末境內盜起驅百姓平人陷賊中  
不能自辨者數千人皆繫大名獄肅到官考驗得其情讞  
出者十八九大定二年宛平趙植上書曰頃者正隆任用  
闔寺少府少監兼上林署令胡守忠因緣巧倖規取民利  
前薊州刺史完顏守道前中都警巡使梁肅勤恪清廉願

加進擢於是守忠落少監守道自濱州刺史召爲諫議大  
夫肅中都轉運副使改大興少尹肅上䟽言方今用度不  
足非但邊兵耗費而已吏部以常調除漕司僚佐皆年老  
資高者爲之類不稱職臣謂凡軍功進士諸科門蔭人知  
錢穀利害能使國用饒足而不傷民者許上書自言就擇  
其可用授以職事每五年委吏部通校有無水旱屯兵視  
其增耗而黜陟之自漢武帝用桑弘羊始立權酤法民間  
粟麥歲爲酒所耗者十常二三宜禁天下酒麴自京師及  
州郡官務仍舊不得酤販出城其縣鎮鄉村權行停止不  
報三年坐捕蝗不如期貶川州刺史削官一階解職上御

便殿召左諫議大夫奚籲翰林待制劉仲誨祕書少監移  
刺子敬訪問古今事少間籲從容請曰梁肅材可惜解職  
太重上曰卿言是也乃除河北東路轉運副使是時高幹  
亂後兵食不足詔肅措置沿邊兵食移牒肇州北京廣寧  
鹽場許民以米易鹽兵民皆得其利四年通檢東平大名  
兩路戶籍物力稱其平允他使者所至皆以苛刻增益爲  
功百姓訴苦之朝廷勅諸路以東平大名通檢爲準於是  
始定七年父憂去官起復都水監河決李固詔肅視之還  
奏決河水六分舊河水四分今障塞決河復故道爲一再  
決而南則南京憂再決而北則山東河北皆可憂不若止

於李固南築隄使兩河分流以殺水勢便上從之改大理  
卿尚釐局本把石抹阿里哥與釘校匠陳外兒共盜宮中  
造車銀釘葉蕭以阿里哥監臨當首坐他寺官以陳外兒  
爲首抵死上曰罪疑惟輕各免死徒五年除名於時東京  
久不治上自擇蕭爲同知東京留守事遷中都都轉運使  
轉吏部尚書上䟽論臺諫其大旨謂臺官自大夫至監察  
諫官自大夫至拾遺陛下宜親擇不可委之宰相恐樹私  
恩塞言路也上嘉納之復請奴婢不得服羅上曰近已禁  
奴婢服明金矣可漸行之蕭舉同安主簿高旭除平陽酒  
使蕭奏曰明君用人必器使之旭儒士優於治民若使坐



列肆榷酒酤非所能也臣愚以爲諸道鹽鐵使依舊文武  
衆注其酒稅使副以右選三差俱最者爲之上曰善改刑  
部尚書宋主屢請免立受國書之儀世宗不從及大興尹  
璋爲十四年正旦使宋主使人就館奪其書而重賂之璋  
還杖一百五十除名以肅爲宋國詳問使其書略曰盟書  
所載止於帝加皇字免奉表稱臣稱名再拜量減歲幣便  
用舊儀親接國書茲禮一定於今年今知歲元國信使  
到彼不依禮例引見輒令迫取於館姪國禮體當如是耶  
往問其詳宜以誠報肅至宋宋主一一如約立接國書肅  
還附書謝其略曰姪宋皇帝謹再拜致書于叔大金應天

興祚欽文廣武仁德聖孝皇帝闕下惟十載導盟之久無  
一豪成約之違獨顧禮文宜存折衷矧辱函封之貺尚循  
躬受之儀既俯迫于輿情嘗屢伸于誠請因歲元之來使  
遂商權以從權敢勞將命之還先布鄙悰之懇自餘專使  
肅控請祈肅還至泗州先遣都管趙王府長史駝蒲蒲馬  
入奏世宗大喜欲以肅爲執政左丞相良弼曰梁肅可相  
但使宋還即爲之宋人自此輕我矣上乃止久之爲濟南尹  
上疏曰刑罰世輕世重自漢文除肉刑罪至徒者帶鐐居  
役歲滿釋之家無兼丁者加杖准徒今取遼季之法徒一  
年者杖一百是一罪二刑也刑罰之重於斯爲甚今太平

日久當用中典有司猶用重法臣實痛之自今徒罪之人  
止居作更不決杖不報未幾致仕起復彰德軍節度使召  
拜叅知政事上謂侍臣曰梁肅以治入異等遂至大任廉  
吏亦可以勸矣肅奏漢之羽林皆通孝經今之親軍即漢  
之羽林也臣乞每百戶賜孝經一部使之教讀庶知臣子  
之道其出職也可知政事上曰善人之行莫大於孝亦由  
教而後能詔與護衛俱賜焉復上奏曰方今斗米三百人  
已困餓以錢難得故也計天下歲入二千萬貫以上一歲  
之用餘千萬院務坊場及百姓合納錢者通減數百萬院  
務坊場可折納穀帛折支官兵俸給使錢布散民間稍稍

易得上曰懸欠院務許折納可也肅上䟽論生財舒用八  
事一曰罷隨司通事二曰罷酒稅司杓欄人三曰天水郡  
王本族已無在者其餘皆遠族可罷養濟四曰裁減隨司  
契丹吏負五曰罷權醋以利與民六曰量減鹽價使私鹽  
不行民不犯法七曰隨路酒稅許折納諸物八曰今歲大  
稔乞廣糴粟麥使錢貨流出上曰趙氏養濟一事乃國家  
美政不可罷其七事宰相詳議以聞上又曰朕在位二十  
餘年鑒海陵之失屢有改作亦不免有繆戾者卿等悉心  
奏之肅論正負官被差權攝官有公罪及正負還任皆准  
去官勿論往往其人苟且不事其事乞于縣令中留十人

備差無差正負官上曰自今權攝有公罪正負雖還而本職未替者勿以去官論之肅曰誠如聖旨肅與宰相奏事既罷肅跪而言曰四時畋獵雖古禮聖人亦以爲戒陛下春秋高屬時嚴寒馳騁於山林之間法宮燕處亦足怡神願爲宗社自重天下之福也上曰朕諸子方壯使之習武故時一往爾同知震武軍節度使鄧秉鈞陳言四事其一言外多闕官及循資擬注不得人上以問宰相張汝弼曰循資格行已久仍舊便肅曰不然如亡遼固不足道其用人之法有仕及四十年無敗事即與節度使豈必循資哉上曰仕四十年已衰老察其政蹟善者升之後政再察之

善又升之如此可以得人亦無曠事肅曰誠如聖訓肅論盜賊不息請無禁兵器上曰所在有兵器其利害如何肅曰他路則已中都一路上農夫聽置之似乎無害上曰朕將思之凡使宋者宋人致禮物大使金二百兩銀二千兩副使半之幣帛雜物稱是及推排物力肅自以身爲執政昔嘗使宋所得禮物多當爲庶民率先乃自增物力六十餘貫論者多之二十三年肅請老上謂宰臣曰梁肅知無不言正人也卿等知而不言朕實鄙之雖然肅老矣宜從其請遂再致仕詔以其子汝翼爲閤門祗候二十八年薨謚正憲

移刺慥本名移敵列契丹虞呂部人通契丹漢字尚書省  
辟契丹令史攝知除擢右司都事正隆南伐兼領契丹漢  
字兩司都事大定二年除真定少尹入爲侍御史母憂去  
官起復右司員外郎累官陳州防禦使左丞相紇石烈良  
弼致仕上問誰可代卿者對曰陳州防禦使移刺慥清幹  
忠正臣不及也遂召爲太府監改刑部侍郎十九年以按  
出虎等八猛安自河南徙置大名東平之境還爲大理卿  
被詔典領更定制條初皇統間叅酌隋唐遼宋律令以爲  
皇統制條海陵虐法率意更改或同罪異罰或輕重不倫  
或共條重出或虛文贅意吏不知道從夤緣舞法慥取皇

統舊制及海陵續降通類校定通其窒礙略其繁碎有例  
該而條不載者用例補之特闕者用律增之凡制律不該  
及疑不能參決者取旨畫定凡特旨處分及權宜條例內  
有可常行者收爲永格其餘未可削去者別爲一部大凡  
一千一百九十餘爲十二卷書奏詔頒行之賜銀幣有差  
頃之摘徙山東猛安八謀克于河北東路置之酬幹青狗  
兒兩猛安舊居之地詔無牛耕者買牛給之攝御史大夫  
數月改御史中丞兼同修國史遷刑部尚書改吏部尚書  
尋改大興尹駕幸上京顯宗守國使人諭之曰自大駕東  
巡京尹所治甚善我將有春水之行當益勤乃事還以所



獲鵝鴨賜之有疾在告遣官醫診視復爲刑部尚書上還自上京以爲西京留守改臨洮尹卒

移刺子敬字同文本名屋骨朶魯遼五院人曾祖霸哥同平章事父拔魯准備任使官都統杲克中京遼主西走留拔魯督輜重已而輜重被掠拔魯乃自髡逃于山林子敬讀書好學皇統間特進移刺固修遼史辟爲掾屬遼史成除同知遼州事舊本廳自有占地歲入數百貫州官歲取其課地主以爲例未嘗請辯子敬曰已有公田何爲更取民田竟不取秩滿郡人請留于行臺省不許天德三年入爲翰林修撰遷禮部郎中正隆元年諸將巡邊詔子敬監

戰軍帥以戰獲分將士亦以遺子敬子敬不受及還入見海陵謂之曰汝家貧而不苟得不受俘獲朕甚嘉之凡同行官僚所取者皆沒入于官其後詔子敬宴賜諸部諭之曰凡受進例遣宰臣以汝前能稱職故特命汝使還遷翰林待制大定二年以待制同修國史是時窩斡餘黨散居諸猛安謀克中詔子敬往撫之仍宣諭猛安謀克及州縣漢人無以前時用兵相殺傷挾怨輒害契丹人使還改祕書少監兼修起居注修史如故詔曰以汝博通古今故以命汝常召入講論古今及時政利害或至夜半子敬有良馬平章政事完顏元宜索之子敬以元宜爲相也不與至

是元宜乞致仕罷爲東京子敬乃以此馬贖行識者違之  
是時僕散忠義伐宋宋請和而書式疆界未定子敬與祕  
書少監石抹頤修起居注張汝弼侍便殿上曰宋主求成  
反覆無信喜爲夸大子敬對曰宋人自來浮辭相欺來書言  
海陵敗于采石大軍北歸按兵不襲俾全師而還海陵未  
嘗敗于采石其譎詐多此類也回書宜言往者大軍若令  
渡江宋國境土必爲我有上曰彼以詭詐我以誠實但當  
以理折之遷右諫議大夫起居注如故上幸西京州縣官  
入見猛安謀克不得隨班子敬奏軍民一體合令猛安謀  
克隨班入見上嘉納之於是責讓宣徽院及端午朝會詔

依子敬奏行之子敬言山後禁獵地太廣有妨百姓耕墾  
上用其言遂以四外獵地與民遷祕書監諫議起居如故  
子敬舉同知宣徽院事移刺神獨幹兵部侍郎移刺按答  
太子少詹事烏古論三合自代上不許子敬與同簽宣徽  
院事移刺神獨幹侍上曰亡遼不忘舊俗朕以爲是海陵  
習學漢人風俗是忘本也若依國家舊風四境可以無虞  
此長久之計也世宗將如涼陁子敬與右補闕粘割幹特  
刺左拾遺楊伯仁奏曰車駕至曷里許西北招討司圍於  
行宮之內地矣乞遷之於界上以屏蔽環衛上曰善詔尚  
書省曰招討斜里虎可徙界上治蕃部事都監撒八仍於

燕子城治猛安謀克事上與侍臣論古之人君賢否子敬奏曰陛下凡與宰臣謀議不可不令史官知之上曰卿言是也轉簽書樞密院事同修國史出爲河中尹請老河中地熱上恐子敬不耐暑改與中尹子敬女自懿州來與中省謁遇盜途中剽掠其行李且盡既而還之謝曰我輩初不知爲府尹家也尹有德于民尚忍侵犯邪徙咸平廣寧尹二十一年致仕卒于家年七十一子敬嘗使宋及受諸部進貢所受禮物皆散之親舊及卒家無餘財其子質宅以營葬事

贊曰金制尚書令左右丞相平章政事是謂宰相左右丞

蔡知政事是謂執政大抵因唐官而稍異焉因革不同無足疑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宰相執政豈異道邪蘇保衡程永固魏子平孟浩梁肅皆當時之賢執政也移刺慥子敬有其才適其時而位不及者亦命也夫

列傳第二十七

列傳第二十八

金史九十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尚書丞相藤國史領經筵事都憲裁臣 脫脫奉

勅修

趙元

移刺道 本名按

高德基

馬諷

完顏兀不喝

劉徽柔

賈少冲 子益

移刺幹里朶

阿勒根彥忠

張九思

高衍

楊邦基

丁疇仁

趙元字善長涿州范陽人遼天慶八年登進士第仕至尚書金部員外郎遼亡郭藥師為宋守燕以元掌機宜文字



王師取燕藥師降樞密使劉彥宗辟元爲本院令史天會間同知薊州事有賊殺人橫道官吏園視莫知所爲路人耕夫聚觀甚衆元指田中釋耒而來者曰此賊也叱左右縛之遂伏僚吏問其故元曰偶得於眉睫間耳其後朝廷立磨勘格凡嘗仕宣和者皆除名籍元在磨勘中齊國廢置行臺省于汴選名士十餘人備官屬元在選中授行兵部郎中行臺徙大名再徙祁州及宗弼再取河南元皆攝戶部事賦調兵食取辦天眷三年爲行臺右司員外郎因有殺人當死者行臺欲宥之元不從反覆數四勢不可奪乃仰天嘆曰如殺人者可宥死者復何辜何欲徼己福而

亂天下法乎行臺竟不能奪改左司員外郎攝吏部事在行臺凡十年吏事明敏宗弼深知之行臺或有事上相府宗弼必問曾經趙元未也其見重如此爲同簽汴京留守事改同知大名尹用廉遷河北西路轉運使歷彰德武勝等軍節度使以老致仕卒于家

移刺道本名按宗室移刺古爲山東東路兵馬都總管辟掌軍府簿書往來元帥府計議邊事右副元帥宗弼愛其才召爲元帥府令史補尚書省令史特除監察御史再遷大理丞兼工部員外郎海陵南伐使督運芻糧所在盜起道路梗澁間關僅至淮南上謁承問具言四方盜賊狀海

陵惡聞其言杖之七十使督戰艦渡江會海陵死軍還大定二年除工部郎中奉詔招撫諸奚是時抹白猛安下謀克徐列等皆欲降制於猛安合住不敢即降道發兵掩襲合住子婦孫男女甥及謀克留住及蒲輦白撒妻孥是日適窩斡遣白撒發抹白猛安軍白撒聞其家人被獲遂來降改禮部郎中從討窩斡佩金牌與應奉翰林文字訛里也招降叛奚奉使河南勸課農桑密訪吏治得失累遷御史中丞同修國史廉問職官殿最還奏上曰職官貪汙罪廢其餘因循以苟歲月今廉能即與升除無以慰百姓愛留之意可就遷秩秩滿升除於是廉能官景州刺史耶律

補進一階單州刺史石抹靳家奴泰寧軍節度副使尹昇  
卿寧陵縣令監邦彥濟州司候張匡福各進兩階貪汙官  
同知濬州防禦使事蒲速越真定縣令特謀葛並免死杖  
一百五十除名同知睢州事烏古孫阿里補杖一百削四  
階非奉旨不得錄用於是道改同知大興尹事詔曰京師  
士民輻湊犯法者衆罪狀自實毋爲文所持斷之以公可  
也朕嘗諭執政矣必不以小苛譴卿勉副朕意遷刑部尚  
書尚廐局使宗夔副使石抹青狗私用官芻事覺尚廐局  
隸點檢司刑部當自問點檢烏林荅天錫屬刑部使輕其  
罪刑部以付大興府鞠治於是道及天錫郎中丁暉仁皆

四廿八  
坐解職尋起爲大理卿兼簽書樞密院事再遷西京留守  
卒

高德基字元履遼陽渤海人皇統二年登進士第六年爲  
尚書省令史海陵爲相專復自用人莫敢拂其意德基每  
與之詳辨及篡位命左司郎中賈昌祚諭旨曰卿公直果  
敢今委卿南京行省勾當未行會海陵欲都燕京命德基  
攝燕京行臺省都事改攝右司員外郎除戶部員外郎改  
中都路都轉運副使遷戶部郎中正隆三年詔左丞相張  
浩參知政事故嗣暉營建南京宮室明年德基與御史中  
丞李籌刑部侍郎蕭中一俱爲營造提點海陵使中使謂

德基等曰汝等欲乘傳往邪欲乘己馬往邪銀牌可於南  
京尚書省取之籌乞先降銀牌復遣中使謂籌曰牌之與  
否當出朕意爾敢輒言豈以三人中官獨高邪遂杖之三  
十遣乘己馬往德基中一乘傳往轉同知開封尹大定三  
年以察廉治狀不善下遷同知北京路都轉運使事是年  
秋土河泛濫水入京城德基遽命開長樂門䟽分使入御  
溝以殺其勢水不能爲害遷刑部侍郎七年改中都路都  
轉運使九年轉刑部尚書有犯罪當死者宰相欲從末減  
德基曰法無二門失出猶失入也不從及奏上曰刑部議  
是也因召諸尚書諭之曰自朕即位以來以政事與宰相

爭是非者德基一人而已自今部上省三議不合即具以聞為宋主生日使及還宋人禮物外附進臘茶三千勝不親封署德基曰姪獻叔而不署是無名之物也却之十一年改戶部尚書德基上疏乞免軍須房稅等錢減農稅及鹽酒等課未報隨朝官俸粟折錢增高市價與之多出官錢幾四十萬貫上使人諭之曰卿為尚書取悅宰執近臣濫出官錢卿之官爵一出於朕柰何如此於是決杖八十戶部郎中王佐負外郎盧彥冲同知中都轉運使劉焄副使石抹長壽支度判官韓鎮左警巡使李克勤右警巡使李寶判官強銳昌姚宗奭尼厓古達吉不皆決杖有差詔

自大定十一年八月郊祀赦後尚書省御史臺戶部轉運  
司警巡院多支俸粟折錢皆追還之德基降蘭州刺史王  
佐降大興府推官盧彥冲河北西路戶籍判官劉統東京  
警巡使石抹長壽東京留守推官韓鎮河東南路戶籍判  
官李克勤通遠縣令李寶清水縣令強銳昌姚宗夔尼厖  
古達吉不皆除司候大定十二年德基卒年五十四子錫  
馬諷字良弼大興遼陰人國初以燕與宋諷游學汴梁登  
宣和六年進士第宗翰克汴京諷歸朝復登進士第調蔚  
州廣靈丞遷雄州歸信令境有河曰八尺口每秋潦漲溢  
害民田諷視地高下疏決之其患遂息召爲尚書省令史



除獻州刺史天德初改寧州民有告謀不軌者株連數十  
百人諷察其無狀乃究問告者告者具伏其誣衆懽呼感  
泣再遷南京副留守入爲大理少卿是時高禎爲御史大  
夫素貴重繩治無所避權貴憚其威嚴乃以諷及張忠輔  
爲中丞欲有以中傷之者諷忠輔皆文吏巧法不能與禎  
絲髮相假借禎畏其害已因訴于海陵海陵以禎太祖舊  
臣每慰安之諷改大理卿歲餘出爲順天軍節度使大定  
二年復爲大理卿遷刑部尚書改忠順軍節度使致仕卒  
完顏兀不喝會寧府海姑寨人年十三選充女直字學生  
補上京女直吏再習小字兼通契丹文字充尚書省令史

天德初除吏部主事鞫問押懶路詐襲謀克事人稱其能擢右拾遺海陵謂之曰始聞汝名試以吏部主事今計其實優於所聞遠矣累遷右司郎中從海陵伐宋至淮南聞世宗即位于遼陽兀不喝入白其事海陵沉思良久曰卿等始聞之邪我已知之遣人往矣此大事勿泄于外大定二年秩滿當代世宗嘉其善敷奏特詔再任謂宰臣曰兀不喝爲人公忠後來有如斯人者卿等宜薦舉之其見知如此窩幹已平詔罷契丹猛安謀克其元管戶口及從窩幹作亂來降者皆隸女直猛安謀克遣兀不喝於猛安謀克人戶少處分置未經罷去猛安謀克合承襲者仍許承

四甲  
襲賑贍其貧乏者仍括買契丹馬匹官負年老之馬不在括限頃之世宗以諸契丹未嘗爲亂者與來降者一槩隸女直猛安中非是未嘗從亂可且仍舊平章政事完顏元宜奏已遷契丹所棄地可遷女直人與不從亂契丹雜處上以問右丞蘇保衡參政石琚皆不能對上責之曰卿等每事先熟議然後奏有問即對豈容不知此保衡琚頓首謝上曰分隸契丹以本猛安租稅給贍之所棄地與附近女直人及餘戶願居者聽其猛安謀克官選契丹官負不預亂者充之改同知大興尹遷橫海軍節度使初到官讞囚能得其情人以爲不寃五年卒官

劉徽柔字君美大興安次人天眷二年擢進士第初爲真定藥城主簿轉開遠軍節度掌書記遷洪洞令徽柔明敏善聽斷縣人楊遠者投牒于縣以爲夜雨屋壞壓其姪死號訴哀切徽柔熟視而笑曰汝利姪財而殺之乃誣雨耶叱付獄其人立伏曰公神明也不敢延死遂寘于法秩滿縣人遮戀不得去者彌日爲立生祠刻石頌德正隆二年入爲大理評事遷司直大定二年同知河東南路轉運使事以廉第一改知平定軍入爲大理少卿七年知磁州改同知南京留守事十年遷中都路轉運使卒官

賈少冲字若虛通州人勤學日誦數百千言家貧甚嘗道

中獲遺金訪其主歸之天會中再伐宋調及民兵少冲甫  
冠代其叔行雖行伍間未嘗釋卷中天眷二年進士劉筭  
欲以妹妻之少冲辭不就曰富貴當自致之調營州軍事  
判官遷定安令蔚州刺史恃貴不法屬吏畏之每事輒曲  
從其意少冲守正不阿用廉進官一階再遷吏部主事定  
武軍節度副使河中府判官海陵寢以失道少冲謂所親  
曰天下且亂不可仕也秩滿乃不求仕大定二年調御史  
臺典事累遷刑部郎中往北京決獄奏誅首惡誤牽連其  
中者皆釋不問全活凡千人以本職攝右司員外郎嘗執  
奏刑名甚堅既退上謂侍臣曰少冲居下位有守如此除

同知河間尹數月入爲祕書少監兼起居注左補闕少冲  
外柔內剛每從容進諫世宗稱羨之十四年爲宋主生日  
副使宋國方有祈請上以意諭少冲少冲對曰臣有死無  
辱宋人別致珍異少冲笑謂其人曰行人受賜自有常數  
寧敢以賂辱君命乎遂不受使還世宗嘉之遷右諫議大  
夫祕書起居注如故十七年請老除衛州防禦使遷河東  
南路轉運使召爲太常卿兼祕書少監復請致仕不許改  
順天軍節度使卒少冲性夷簡不喜言利嘗教諸子曰蔭  
所以庇身筦庫不可爲也聞者尚之子益

益字損之少穎悟如成人  
大定十四年父少冲爲祕書少

監充宋主生日副使益侍行是時宋人常爭起立接受國書之禮少冲問益曰即宋人欲變禮持議不決柰何益曰守死無辱可謂使矣少冲大奇之中大定十九年進士調河津主簿丁父憂去官察廉起復礬山令補尚書省令史丁母憂服闋除定海軍節度副使監察御史治書侍御史轉侍御史知登聞鼓院兼少府少監未幾改禮部郎中兼知登聞鼓院看讀陳言文字遷左司郎中改吏部侍郎兼蔡王傅以病免除鄭州防禦使陝西東路轉運使順天軍節度使大安初召爲吏部尚書有疾改安國軍節度使益調民夫修完城郭爲戰守備按察司止之不聽曰治城守

臣事也按察何預旣而兵至以有備解去改橫海定國軍節度使道阻不赴宣宗初爲吏部尚書益爲侍郎相得歡甚貞祐二年至汴京訪益所在召爲太常卿上防秋十三事與戶部尚書李革論遷河北軍民不便不報貞祐三年致仕元光元年卒

移刺幹里朶一名八斤系出遼五院司通契丹字天會三年伐宋隸軍中遇戰輒先登屢獲偵人有司上其功補尚書省令史十五年籍發諸部兵於山後將與右丞蕭慶會時官軍竄而南者凡數千幹里朶以兵邀擊之盡獲其輜重財物悉送有司而去一毫弗取以勞遷修武校尉宗弼



復河南幹里朶督諸路帥臣進討事定以勞遷宣武將軍  
時六部未分乃以爲兵刑二部主事未幾遷右司都事皇  
統二年授大理正歷同知昭德軍節度使事以廉陞孟州  
防禦使正隆間轉同知北京留守事會遊古河闌子山等  
猛安契丹謀亂時方發兵討之別遣幹里朶押軍南下至  
松山縣爲賊黨江哥所執且欲推爲主盟要以契約幹里  
朶怒曰我受國厚恩豈能從汝反耶寧殺我契約不可得  
也賊知不可屈乃困辱之使布衣草履逐馬而行且欲害  
之幹里朶說其監奴因得脫還六年九月改北京路轉運  
使大定初爲博州防禦使再遷利涉軍節度使先是有農

民避賊入保郡城以錢三十千寄之鄰家賊平索之鄰人諱不與訴于縣縣官以無契驗却之乃訴于州幹里朶陽怒械繫之捕其鄰人關以三木詰之曰汝鄰乙坐劫殺人指汝同盜鄰人大懼始自陳有欺錢之隙乃責歸所隱錢而釋之郡人駭服改通遠軍節度使卒

阿勒根彥忠本名窰合山曷速館人也好學通吏事天會十四年選充尚書兵部孔目官陞尚書省令史除右司都事七年改大理丞爲會寧少尹進同知會寧府事入爲尚書吏禮部郎中貞元二年進本部侍郎海陵庶人凡有所疑常使彥忠裁決彥忠據法以對間有不合則召讓之彥

忠執奏如前終無阿屈同列咸爲懼彥忠固執不變海陵壯之明年除御史中丞歷尚書戶部侍郎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海陵南伐除南京路都轉運使大定二年改大名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四年入爲刑部尚書詔規措北邊艱食戶口及泰州臨潢接境度宜安置堡戍七駐兵萬三千芻糧之用就經畫之還朝未及入對以疾卒年五十三彥忠性孝友嘗使宋所得金帛盡分兄弟親友贈榮祿大夫命有司致祭并以銀絹賜其家

張九思字全行錦州人皇統初補行臺省女直譯史除同知易州事三遷亳州防禦使歸德尹劉仲延受宋國歲貢

於泗州九思副之往歲受歲貢者每以幣物不精責宋使  
者宋使者私饋銀幣各直數百千以爲常九思獨不肯受  
仲延從之自是私饋遂絕自大理評事再遷大理少卿清  
池令雙申自陳父虔天眷初知永安軍遇叛寇孟邦傑執  
而脅之不從遂被害乞正班用廕大理寺議虔子止合雜  
班叙九思曰虔奮不顧身守節以死其子正班用廕以勸  
忠孝世宗從九思議改工部郎中大興少尹同知中都都  
轉運使事轉刑部侍郎改工部九思所守清約然急於進  
取一切以功利爲務率意任情不恤百姓詔檢括官田凡  
地名疑似者如皇后店太子莊燕樂城之類不問民田契

驗一切籍之復有鄰接官地冒占幸免者世宗聞其如是  
召還戒之曰如遼時支撥地土及國初元帥府拘刷民間  
指射租田近歲冒爲己業此類當拘籍之其餘民田一旦  
奪之則百姓失業朕意豈如此也轉御史中丞九思言屯  
田猛安人爲盜徵償家貧輒賣所種屯地凡家貧不能徵  
償者止令事主以其地招佃收其租入估費與徵償相當  
即以其地還之臨洮尹完顏讓亦論屯田貧人徵償賣田  
乞用九思議詔從之遷工部尚書年高愈自用上謂左丞  
張汝弼曰九思耄矣頗執強自用欲令外補何如於是九  
思男若拙爲尚書省令史冒填詔勅事覺亡命汝弼因奏

其事上曰九思豈不知若拙處邪可免其官補若拙獲日授職九思聞命惶懼因感疾卒

高衍字穆仲遼陽渤海人敏而好學自少有能賦聲同舍生欲試其才使一日賦十題戲之衍執筆怡然未暮十賦皆就彬彬然有可觀年二十六登進士第乞歸養逾二年方調灤陰丞召爲尚書省令史除右司都事母喪去官起復吏部員外郎攝左司員外郎王彥潛常大榮李慶之皆在吏部選中吏部擬彥潛大榮皆進士第一次當在慶之上彥潛洺州防禦判官大榮臨海軍節度判官慶之瀋州觀察判官左司郎中賈昌祚挾私欲與慶之洺州詭曰洺

雖佳郡防禦幕官在節鎮下乃改擬彥潛臨海軍大榮藩  
州慶之洺州慶之初赴選昌祚以慶之爲會試銓讀官而  
慶之第慶雲爲尚書省令史多與權貴游海陵心惡之嘗  
謂左右司昌祚必與慶之善闕大奉國臣者遼陽人永寧  
太后族人先爲東京警巡院使以贓免去欲因太后求見  
海陵不許衍與奉國臣有鄉里舊擬爲貴德縣令海陵大  
怒於是昌祚衍吏部侍郎馮仲等各杖之有差慶雲決杖  
一百五十罷去未幾仲昌祚慶雲皆死衍降爲清水縣主  
簿兵部員外郎攝吏部主事楊邦基降宜君縣主簿吏部  
主事宋全降溲陰縣主簿尚書省知除楊伯傑降閭陽縣

主簿居二年爲大理司直遷戶部員外郎同知中都都轉  
運使太常少卿吏部郎中大定初轉左司郎中世宗孜孜  
求諫羣臣承順旨意無所匡正上曰朕初即位庶政多未  
諳悉實賴將相大臣同心輔佐百姓且上書言事或有所  
補夫聽斷獄訟簿書期會何人不能如唐虞之聖猶曰稽  
于衆舍己從人正隆專任獨見不謀臣下以取敗亂卿等  
其體朕意使術傳詔臺省百司曰凡上書言事或爲有司  
沮遏許進表以聞遷吏部尚書每季選人至吏部託以檢  
閱舊籍謂之檢卷有滯留至後季猶不得去者術三爲吏  
部知其弊歲餘銓事修理選人使之五年爲賀宋國生日



四百四十四  
便中道得疾去職大定七年卒

楊邦基字德懋華陰人父絢宋末爲易州州佐宗望伐宋  
蔡靖以燕山降易州即日來附絢被殺邦基年十餘歲匿  
僧舍中得免既長好學天眷二年登進士第調灤州軍事  
判官遷太原交城令太原尹徒單恭貪汙不法託名鑄金  
佛命屬縣輸金邦基獨不與徒單恭怒召至府將以手持  
鐵拄杖撞邦基面邦基不動秉德廉察官吏尹與九縣令  
皆免去邦基以廉爲河東第一召爲禮部主事以兵部員  
外郎攝吏部差除坐銓注李慶之大興國奴與高衍等皆  
貶官邦基降坊州宜春簿轉高密令大定初尚書省擬邦

基刑部郎中世宗曰縣官即除郎中如何太師張浩對曰  
邦基前爲兵部員外郎矣且其人材可用上許之改太府  
少監知登聞檢院爲祕書少監遷翰林直學士再遷祕書  
監兼左諫議大夫修起居注中都警巡使張子衍與邦基  
姻家子衍道中遇皇太子衛仗立馬市門不去繳衛士訶  
之子衍以鞭鞭衛士訶已者御史臺劾奏子衍邦基見臺  
官爲子衍求解及入見顯宗求脫子衍罪詔削子衍官兩  
階邦基坐削官一階出爲同知西京留守事徙山東東路  
轉運使求定軍節度使致仕大定二十一年卒邦基能屬  
文善畫山水人物尤以畫名當世云

丁暉仁字藏用大興府宛平人曾祖奭祖惟壽父筠以吏  
補州縣所至有治聲其後致仕杜門不出鄉里有鬪訟者  
不之官而就筠質焉暉仁冲澹寡欲讀書之外無他好遼  
季避難雖間關道塗未嘗釋卷皇統二年登進士第調武  
清縣丞縣經兵革後無學校暉仁召邑中俊秀子弟教之  
學百姓欣然從之調磁州軍事判官是時詔使廉察官吏  
暉仁以廉攝守事遷和川令前令罷更不事事羣小越法  
干禁無所憚暉仁申明法禁皆屏息或走入他縣以避之  
有董祐者最強悍畏服暉仁以刀斷指誓終身不復犯法  
凡租賦與百姓前爲期率比他邑先辦歷北京推官再遷

大理司直以憂去官尋起復大定三年除定武軍節度副使而節度使同知皆闕暉仁爲政無留訟改大理丞吏部員外郎轉戶部郎中於是賈少冲爲刑部郎中上謂左丞相紇石烈良弼曰少冲爲人柔緩不稱刑部之職其議易之乃以暉仁爲刑部郎中坐尚廐局官私用官芻違格付大興府鞫問解職改祈州刺史祈州爲定武支郡士民聞暉仁之官相率歡迎界上相屬不絕改同知西京留守事首興學校以明養士之法陝西西路轉運使大定二十一年卒官

贊曰吏之興其秦之季邪吏有選試其遼金之際邪其文

從一從史守法不貳之謂邪守法不貳斯真吏矣巧者舞  
文以亂法窒者執一而弗通此皆吏道之自失者也高衍  
高德基張九思之徒皆詭法以自失者矣

列傳第二十八

